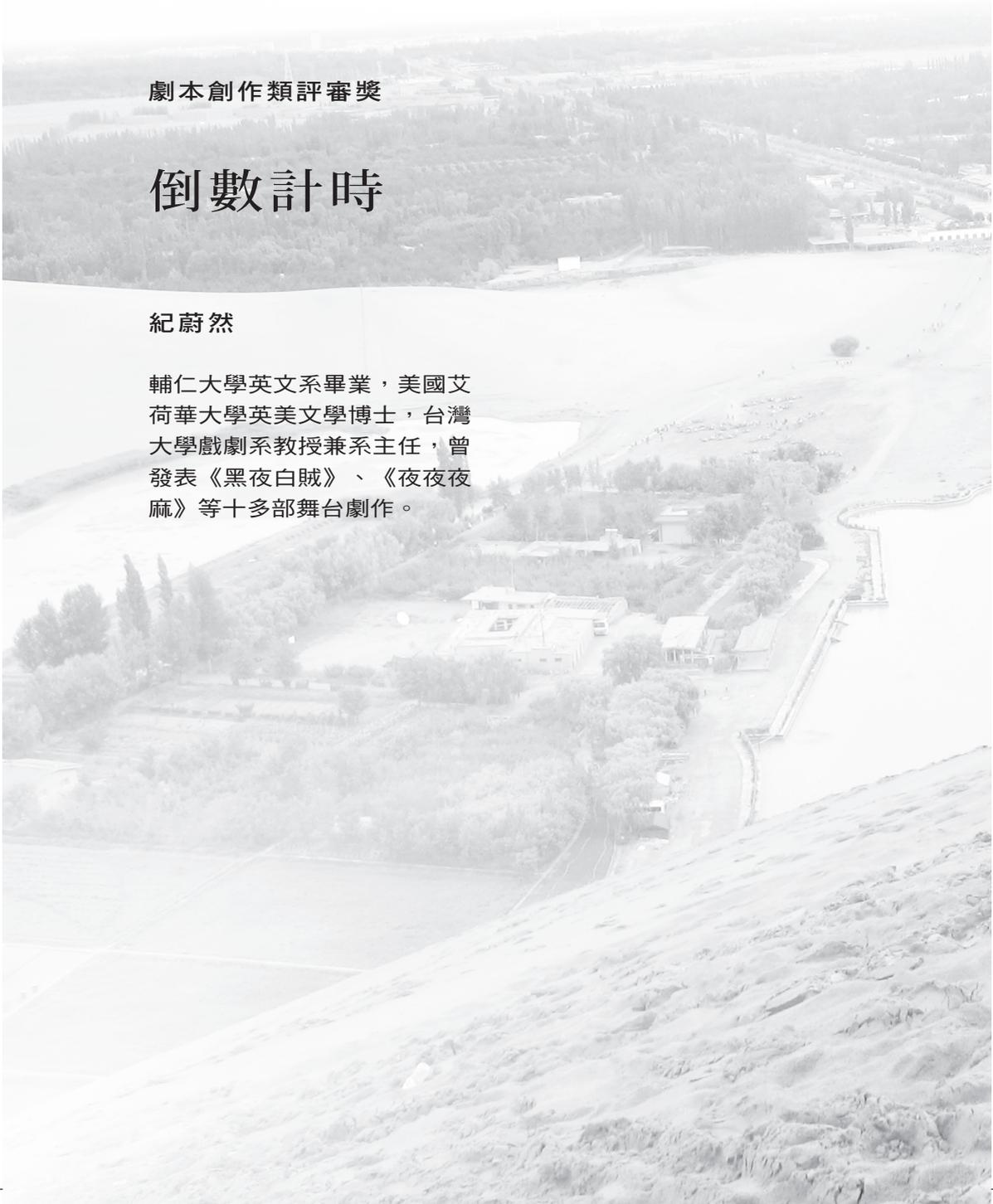


劇本創作類評審獎

## 倒數計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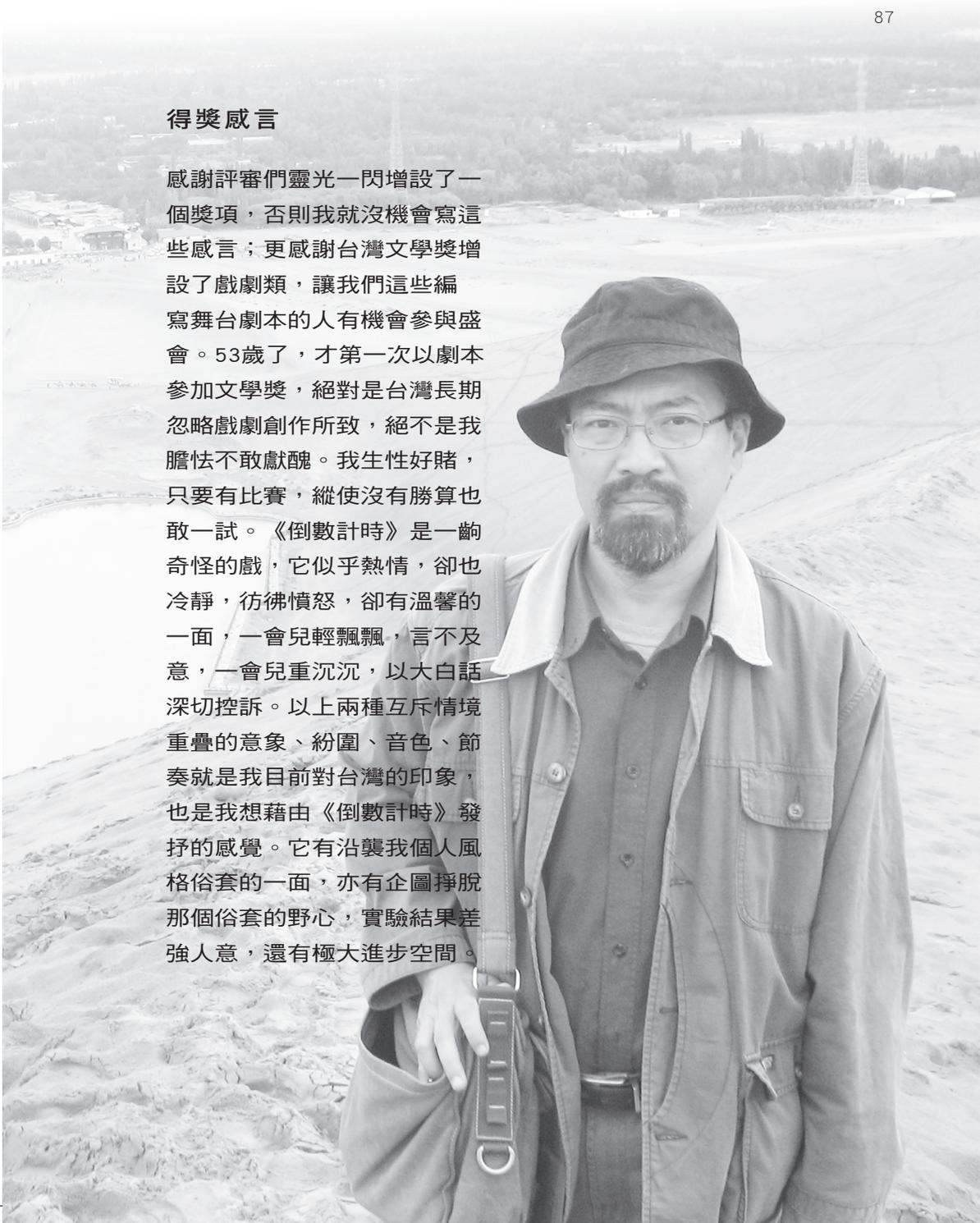
紀蔚然

輔仁大學英文系畢業，美國艾荷華大學英美文學博士，台灣大學戲劇系教授兼系主任，曾發表《黑夜白賊》、《夜夜夜麻》等十多部舞台劇作。



##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們靈光一閃增設了一個獎項，否則我就沒機會寫這些感言；更感謝台灣文學獎增設了戲劇類，讓我們這些編寫舞台劇本的人有機會參與盛會。53歲了，才第一次以劇本參加文學獎，絕對是台灣長期忽略戲劇創作所致，絕不是我膽怯不敢獻醜。我生性好賭，只要有比賽，縱使沒有勝算也敢一試。《倒數計時》是一齣奇怪的戲，它似乎熱情，卻也冷靜，彷彿憤怒，卻有溫馨的一面，一會兒輕飄飄，言不及意，一會兒重沉沉，以大白話深切控訴。以上兩種互斥情境重疊的意象、紛圍、音色、節奏就是我目前對台灣的印象，也是我想藉由《倒數計時》發抒的感覺。它有沿襲我個人風格俗套的一面，亦有企圖掙脫那個俗套的野心，實驗結果差強人意，還有極大進步空間。



# 倒數計時

COUNTDOWN

「一種形體，獅之身而人之首

一種凝視，空洞無情如太陽

.....

何方猛獸，終於在時辰已到之際

蹣跚走向伯利恆等待誕生？」

——W. B. Yeats, “The Sceond Coming”

## 時 間

2007 最後一夜倒數計時前數小時

## 地 點

台北一棟豪宅之頂樓

## 人 物

傑瑞 35 歲

波羅 31 歲

張飛 41 歲

小恬 27 歲

大牛 44 歲

山豬 53 歲

## 舞 台

一棟豪宅的頂層，樓中樓的結構。

底層的佈置如下：舞台正中央有一組沙發，一大一小。長沙發前有一長方形茶几。舞台右前有一張貴妃躺椅，躺椅旁有一套小型電腦桌，桌上有一永遠呈開機狀態的筆記型電腦，桌前有一附滾輪的圓凳。舞台正後方有一吧台，後面有酒櫃，前面放置幾張高椅，椅座可以旋轉。吧台右側有一通往廚房的門框，以日式布帘隔開；舞台右後有一通道，通往玄關。壯觀的傾斜天窗佔據了舞台左翼，原可提供極佳的視野，卻因與另一大樓比鄰，由此外望，大部分的視線已被遮掩，窗面反映出的影像盡是對面大樓的灰色牆面及閃爍的電子招牌，唯有從特定的角度才能瞥見城市的夜景。天窗旁有一通向底層的臥室、客房及盥洗室的走道，它同時通往樓中樓。

上層的佈置如下：除了弧形樓台的區域外，其餘的空間皆在視線之外。樓台左側通往樓梯，樓台右側通往套房。樓台靠欄杆前置有一只長軟凳。

目光所及的傢俱，除了仿古的躺椅外，都買自IKEA，使得整體的色調偏冷而略顯單調。

幕啟

大牛坐在圓凳上，看著電腦。

左耳帶著藍芽耳機的傑瑞從廚房走出，手裡捧著一盤洋芋片，將它放在茶几上，順便拿一片嚐嚐。

大牛：人呢？

傑瑞：應該快到了。

大牛：到底有多少人？

傑瑞：嗯……我太晚通知他們，我那一去又丫朋友，很多早就有約了。

大牛：至少波羅和小恬會來吧？

傑瑞：會。

傑瑞走到吧台後面，找了一張抹布，擦拭台面。

傑瑞：我搞不懂這些外勞。每次跟 Maria 說要清這裡、掃那裡，她都說：「OK, OK, no problem」結果每一次都有 problem。

大牛：你這個單身貴族怎麼有資格用外勞？

傑瑞：跟我爸媽借來用的，一個禮拜兩次。我剛開始一直

叫她 Mary，有一天她很嚴肅的糾正我，說她的名字是 Maria，不是 Mary。我心想，Maria 跟 Mary 有什麼不一樣？如果她對乾淨的堅持有她對名字堅持的一半，要我叫她聖母瑪麗亞都可以。

傑瑞走進去廚房，大牛看著電腦。

不久，傑瑞再度走出，手裡拿著一盤切好的義大利香腸。

大牛：（對著電腦）靠，你懂個屁啊！

傑瑞：怎麼啦？

大牛：有一個住在台灣的荷蘭人自以為把台灣看透了。

傑瑞：他怎麼說？

傑瑞把盤子放在茶几上，順便整理桌面。

大牛：「對台灣人來說，重要的是錢和吃，愛與性不重要。如果有人說他愛你，那是沒有意義的。但是，如果他分給你一塊肉，你就知道，你對他來說很重要。」

傑瑞身上的手機無聲震動，他邊走邊按下藍芽耳機的通話鍵，開始對著空氣講話。看他這樣，大牛也不自覺地拿出身上的手機，察看有無訊息。

傑瑞：（對著空氣講話）幹嘛？……什麼介面？不要不要，你先暫時 hold 住不要幫我亂灌……艾莉絲，現在什麼時間了，你還在公司？（講完，按掉）

大牛：有沒有人常常誤以為你是瘋子。

傑瑞：有一次我在機場就是這樣講電話，沒想到坐在我對面的歐力桑以為我在跟他講話，居然跟我對起話來。是誰瘋了，你說？

大牛：艾莉絲，這個名字有想像空間。

傑瑞：不要亂想像。艾莉絲是個小男生。為什麼一個男生要取名為艾莉絲，我永遠搞不懂。我每次跟別人提到他的時候，都會小小疏離一下，不知道該用人字旁的他，還是女字旁的她。

大牛：台灣已經完全亂掉了。溫室效應不只破壞了天氣，還改變了基因。現在流行男不男、女不女。女生學問比男人好，見識比男人廣，成就比男人高，喝酒比男人猛，做愛比男人浪，講話像鴨子，笑聲像土狼。男生嘛，動作比女人文雅，髒話比女人少，化妝品比女人多，說起話來嗲聲嗲氣，走起路來小

家碧玉。我一直相信一個陰謀，只是不敢向世人透露，因為怕被亂棒打死：我認為台灣現在的男孩，可能一生下來就被閹掉了。猶太人是割包皮，台灣人是乾脆連根拔起。講到這，我就要怪你們這些六年級的。我老哥那一代是 **macho** 的表率，我這一代嘛，LP 當道，可是到了你們這一代，唉，怎麼竟然吹起一股邪風。

傑瑞：什麼邪風？

大牛：斯文風。

傑瑞做個紳士的姿態。

傑瑞：這樣嗎？

大牛：幹！就是那樣。

傑瑞：斯文沒什麼不好的，表示台灣終於進化了。總要有人跟那些動不動就「操他媽」或「塞你娘」的野蠻人平衡一下吧？

大牛：你們要搞文明，我沒意見，但是你們搞的文明已經生病了，而且病毒一直蔓延到七八年級。再這樣下去，我跟你大膽地預測，再過廿年，我們選出來的總統可能是一個名叫艾莉絲的男生。因此，我把台灣的希望放在中輟生，他們還算是 **macho** 的僅存碩

果，是「塞你娘」的嫡系傳人。

傑瑞：你錯了。這些人是反文明的恐怖份子，只要有他們存在，台灣就永遠會很 local。

大牛：Local 沒什麼不好的。我要誓死捍衛「塞你娘」！我告訴你，台灣應該立法：會唸書的不准從政，沒有 LP 的也不准競選。

傑瑞：那還剩下誰可以選？

大牛：嚼檳榔的。

傑瑞：Oh, my God，不要再提檳榔了。我想到檳榔就吐血。三年前我們為了跟樁腳博感情，一天不知吞了多少顆檳榔。結果呢？

大牛：結果我們在為一個只會嚼檳榔的流氓操盤，那傢伙得到的選票還沒有他嚼的檳榔多。

傑瑞：夠扯了。

大牛：你還好，只是吐血。別忘了，我公司就是從那時開始垮的。

傑瑞走到吧台，開著紅酒。

大牛：幹嘛現在開？

傑瑞：要醒一下。

大牛：欸，Jerry，你要請的是 7-11 的紅酒嗎，還需要醒一

下？

傑瑞：這你就錯了，牛哥。不是所有的高檔紅酒就不需要醒的，這要看年份和產地，而且還要把台灣的溼氣納入考量，然後才決定需不需要醒，還有要醒多久。

傑瑞聞聞拔出的軟木塞。

大牛：換句話說，你不倒給我一杯咯？

傑瑞：要醒二十分鐘，幫我注意時間。

大牛：計時開始。

傑瑞：剛才那個荷蘭人提到什麼肉啊？

大牛：根據這個荷蘭專家，台灣人不喜歡愛情，也不喜歡性。

傑瑞：那我們喜歡什麼？

大牛：我們只喜歡錢財和食物。她說台灣人有錢吃飯最重要。假設有人跟你說「我愛你」，你完全沒有感覺，可是要是她夾一塊肉放在你盤子裡，你會感動到靠背。

傑瑞：只有局外人才敢這樣亂放炮。如果你問我台灣是怎麼一回事，我可以跟你坦白說，我不知道。

大牛：我也不知道。

傑瑞：你不要誤會喔，我可沒有你們這一代的幻滅感。從來就沒有憧憬，哪來的幻滅。（剛開始語氣平靜，但越講越激動）我只希望一個能讓我專心賺錢，一個讓我專心在事業上衝刺的環境。這個要求不高吧？可是呢？整個環境讓人分心，把心思浪費在沒有正確答案的事情上。我最賭爛那些每天在電視上告訴我們台灣怎樣又怎樣的名嘴。他們是台灣最大的公害。台灣到底是怎樣，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就不要說嘛，可是這些媒體寄生蟲卻有辦法同樣的話一直說，一直說，一直說。

大牛：（唱著小調）「我聽得人家說／說什麼」。

傑瑞：我只是看起來激動。

大牛：我對那些名嘴也很不爽，每次看到他們，我就會問：為什麼不是我？

傑瑞：其實你是可以的。

大牛：現在就缺臨門一腳。

傑瑞：哪一腳？

大牛：張飛的腳。她老闆是三立的廣告大戶，要是她能幫我引介，幫我 push 一下，我在那邊開節目的機率就很大。唉，現在談這個都沒用，張飛已經一個禮拜不接我電話了。

傑瑞：張飛她——

大牛：Michael 跟媒體熟嗎？

傑瑞：我老闆只懂電子，其他的有點智障。

大牛：不會吧？上次你們公司尾牙，我看 Michael 跟媒體很麻吉的樣子。

傑瑞：我突然想到，那個自稱很了台灣的荷蘭人是公的，還是母的？

大牛：母的。

傑瑞：靠，這不就破案了嗎？她住台灣這段期間一定經歷過以下 AB 兩種情況。A 情況——

大牛：聽起來很複雜，你需要 Power Point 嗎？

傑瑞：不需要，只有講話沒有 power 的人才需要 Power Point。聽我說，A 情況：她愛上了一個台灣人，但是對方只愛吃飯，不愛炒飯；B 情況：她愛上了一個台灣人，但是兩個人為了一塊肉吵架。

大牛：誰會為了一塊肉吵架？

傑瑞：我會。我最近建立一個可以跟這個世界相安無事的原則，那就是：I don't share，我不跟人分享。比如說，我吃東西不跟人分享，不來（學嗲氣的女聲）「我的很好吃，你要不要吃一口」或是（同樣）「你的好不好吃，我能不能吃一口」那一套，我把「從一而終，個人吃個人的」這個原則看得跟命運一樣重要。你選了什麼食物，不管好不好吃，就得

跟定那道食物。意志決定命運，不可三心二意，更不能怨天尤人。自己 order 了義大利麵就不要肖想別人盤子裡的牛排。所謂個人造業個人擔，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大牛：造什麼業啊？只不過是義大利麵嘛。

傑瑞：我看電影也喜歡一個人看。

傑瑞說到忘我處，不知不覺地坐在躺椅上。

大牛：沒關係，躺下來慢慢說。

大牛手輕輕一搭，傑瑞便乖乖躺下去。

傑瑞：本人盡量不跟別人看電影。因為我老是被迫要回答愚蠢的問題。有一次我帶美眉去看電影，開演前我就跟她約法三章：看電影時可以牽手，也可以摸來摸去，但不可交談。她也遵守了一陣子，誰曉得正片開演了十幾分鐘後，那個天才美眉終於忍不住問我：「這預告片怎麼這麼長？」當下，我放在她咪咪上的手馬上縮回來，身體另一個部位，you know，也自動縮回去。

大牛：依我的診斷，你這個人不適合跟人用餐，不適合跟

人看電影，而且很容易陽萎。（看錶）對不起，時間到了。

傑瑞：不能再多聊點嗎？

傑瑞起身。

大牛：我是按時計費的。

傑瑞和大牛握手。

傑瑞：不好意思，牛醫師，每次來總是倒一堆垃圾給你。  
大牛：哪兒的話，這是應該的。把我這當垃圾場，把我當焚化爐。

傑瑞他腰際的手機來電，傑瑞按一下，開始講話。

傑瑞：（講電話）怎麼樣？……你們可以先來這邊，然後再……好吧，隨便你們。（講完，按掉）

大牛：怎麼啦？

傑瑞：又有兩個不能來。

大牛：靠，那還剩多少人？

傑瑞：這將會是一場很冷清的跨年 party。

大牛：傑瑞，我看你是罩不住了。

傑瑞：對，我要好好檢討。牛哥，等一下電腦用完不要關。我在等一封重要的 mail。

傑瑞走進廚房。

大牛：（自語）重要的 mail？

大牛看看廚房的方嚮，心旻一念，走向電腦，查看傑瑞的電子郵件。沒多久就找到了，先是很專注地看著，然後邊看邊笑。

大牛：我的天啊！（再看一遍，捧腹）救命啊！

傑瑞走出廚房，手裡捧著一盤玉米片。

傑瑞：你在幹嘛？

大牛只顧著笑，傑瑞趕緊把盤子放在茶几，衝到電腦那查看。

傑瑞：牛哥！你這樣很不道德欸！

大牛：（還在笑）我怎麼知道你的電腦不設防，不需要密碼就能進去。

傑瑞：廢話，當然有密碼。我一個人在家，電腦幹嘛上鎖？你看到了什麼？

大牛：「我把一顆熱騰騰的心捧在雙手交給你，你卻把它放進冰箱急速冷凍還給我！」

大牛說完，滾在沙發上，肆無忌憚地狂笑。

大牛：「我把一顆熱騰騰的心——」

大牛再次狂笑，兩腳在空中亂踢。

傑瑞：夠了！

大牛被他一吼，嚇了一跳。

傑瑞：你沒有資格看我的信！

一陣沉默，兩人對峙。

大牛：（站起，帶挑釁意味）怎樣？

兩人怒目相視。

大牛：你要跟我翻臉嗎？

傑瑞似乎很想翻臉，但強忍住脾氣。

傑瑞：沒有。只是，牛哥，你不應該——

大牛：好，算我不對，好不好？倒杯酒來，我跟你謝罪。

頓。

傑瑞：時間到了嗎？

大牛：氛圍到了。

傑瑞：說的也是。

傑瑞走去倒酒，大牛跟在後頭。倒完酒後，把其中一杯交給大牛。

大牛：抱歉，Jerry，我這杯乾了。

大牛大口喝完。

傑瑞：沒事。

也是一口喝完。

接著是一陣尷尬的沉默。

大牛：你都是這樣把妹的嗎？

大牛說完忍不住「噗嗤」笑開，傑瑞先是略微變臉，繼而跟著笑了。

大牛：「我把一顆熱騰騰的心捧在雙手交給你」——

傑瑞：「你卻把它放進冰箱急速冷凍還給我！」

兩人笑到彎腰，重回先前的熱絡，但看起來有點空洞。

傑瑞：不是蓋的吧？

大牛：不是蓋的，是開的。如果我大牛寫這種 mail 給美眉，我告訴你，保證寄不出去，因為連伺服器都會覺得噁爛到故障。

傑瑞：這就是代溝的問題。

大牛：我懂了，我的伺服器跟你的伺服器之間有代溝。

傑瑞：也可以這麼說。你平常都用電腦在幹嘛？

大牛：上色情網站。對我們這一代而言，這是電腦科技的一大德政。

傑瑞：之一，只是德政之一。我也常上色情網站，不過，你隨便去問個年輕人，他會告訴你，色情網站只是電腦的德政之一。對我們來說，電腦好用的程度只能用「靠背」來形容。我問你一個問題。

大牛：不要。一定又是電腦轉寄的心理測驗，答對了就EQ很高，答錯了就是殺人犯。對不起，這種問題我拒絕回答。

傑瑞：不是那種問題。聽我說：你會不會看人獸交的色情網站？

大牛：當然不會。

傑瑞：你會不會看未成年的色情網站？

大牛：（略微遲疑）不會。

傑瑞：你的遲疑耐人尋味。

大牛：我為了據實以答，總要搜尋一下記憶吧。

傑瑞：其實會又怎樣？

大牛：難道說你會嗎？

傑瑞：（略微遲疑）當然不會。不要誤會，我的遲疑是為  
了戲劇效果。這個問題沒有正確的答案。會又怎

樣？不會又怎樣？我們不看只是不覺得它好看，和道德一點關係都沒有。

大牛：怎麼會和道德無關？總該有個底限吧。

傑瑞：底限是人定的，你不能指望別人的底限跟你的一樣。

大牛：我可以這樣說嗎？我在你的斯文裡，看到了一股殺氣。

傑瑞：我承認。

傑瑞說這句話時，帶點感傷。這是他難得反省的片刻，但隨即又擺出冷漠疏離的姿態。

傑瑞：剛才那句話當然是噁爛到斃。但是，我把它當作是演戲，半誠懇半開玩笑，迫切中帶有作態的成份，美眉不但不討厭，還會跟我一起演。這可不是我發明的遊戲，這年頭大家都很會演，人人都想當主角。所有的表白、自拍、部落格都是表演，甚至連自殺都有作假的嫌疑，雖然有人真的死了，我還是覺得表演的味道很強。

大牛：就是搞姿態，擺 pose。

傑瑞：對，擺 pose。

傑瑞才講完，燈光隨即轉換，綜藝舞台秀的音樂揚起，一陣乾冰製造的煙霧後，波羅牽著小恬出現在客廳入口處，擺出秀場來賓的站姿。

波羅：有人提到我嗎？

小恬：有人在說我嗎？

兩人說完，隨著音樂往前走，好像在走伸展台，「走秀」期間，些許的塑膠花瓣從上繽紛落下。到定點後，波羅以手勢呈現小恬。

小恬：Pose！

輪到小恬以手勢呈現波羅。

波羅：Pose！

兩人以勝利的姿態完成亮相後回返，走出視線。

音樂收，燈光恢復先前的狀態。

傑瑞：奇怪，我一提到 pose，馬上想到波羅和小恬。

大牛：我也是。我看到了伸展台，還有音效。

傑瑞：唉！這年頭，雜念太多。

大牛：沒辦法專注。

兩人一時沉浸在某種情緒裡，擺著不動的姿態，彷彿在默哀專注的死亡。

傑瑞：（回神，注意到地上的花瓣）奇怪，我不是才掃過地嗎？

傑瑞走向廚房。

傑瑞：小恬恬最怕髒了。

傑瑞走出視線。

大牛：小恬恬？

傑瑞再度出現，拿著掃把和畚箕，走到客廳入口處掃地。

大牛：小恬恬？

傑瑞：嗯？

大牛：小恬恬？

傑瑞：喔。我告訴你一個祕密，你千萬不要說出去。

大牛：我遲早會說出去，不過為了聽八卦，我跟你發誓。

傑瑞：我也不怕你說出去，否則不會跟你說「千萬不要說出去」。（指著地上的花瓣）這就是我剛才說的，瑪麗亞掃地一定有問題。（從地上撿起一片花瓣）這是哪來的？

大牛：不要管那個，我要聽祕密。

傑瑞：那封噁爛的信，是寫給小恬的。

大牛：我靠！她有回嗎？

傑瑞：有。

大牛：我靠！那波羅知不知道？

傑瑞：I don't care.

大牛：我靠！（頓）我靠，我一連說了三次我靠。

傑瑞：五次。

大牛：你知道我 surprise 的程度吧？

傑瑞：你不會覺得我這個人很賤吧？

大牛：不會。朋友妻，可以戲。

傑瑞：我今天就在等小恬恬的回覆。我在最近的一封 mail 裡面給她最後通牒。我不想再透過電腦跟她打嘴炮，要她今晚做個決定，只要她說yes，倒數計時

完了以後，我要她留下來。

大牛：是直接留下來，還是先跟波羅走，然後晚一點再溜回來？

傑瑞：直接。

大牛：我——

傑瑞：不要再說「我靠」了。

傑瑞把掃把和畚箕放在躺椅旁，走去電腦前。

大牛：我——哇勒！你這是在跨年玩危險遊戲嘛！

傑瑞：（看著螢幕）她還沒有回信。

大牛：記得鎖上密碼。

傑瑞：對喔。

傑瑞在鍵盤打幾下後，走到躺椅那拿起掃把和畚箕，往廚房的方向移動。

傑瑞：這不算危險，夠危險的話，我心跳會加速，可是我脈搏正常。事情很簡單——

傑瑞走進廚房，不久後再度出現，仍然拿著掃地的工具。以下的談話，傑瑞邊掃地，邊和大牛聊天。

傑瑞：很簡單：如果小恬不要我，這件事就告一段落，嘴炮到此為止。要是她回信說 OK，今天晚上她是我的，我是她的。

大牛：為什麼一定要今晚？

傑瑞：還有什麼比跨年更好的時機嗎？

大牛：你知道吧，跨年只是形式，本身沒什麼意義。倒數計時沒結束什麼，也沒開始什麼。

傑瑞：我當然知道。所以要把它搞得好玩一點。

大牛手機響起，拿出看看，把它關掉。

傑瑞：不接？

大牛：不接。像我這種到處躲債的人，每分每秒都好像在倒數計時。我的 10 是從在電視上公開退黨那一天開始數起的。第二天，我接到無數的慰問電話，每個人都說我很有 guts，LP 夠大。第三天電話開始遞減，9、8、7、6，最後我變成了狗不理包子，case 接不到，電視也沒通告。我萬萬沒想到，就在我用剪刀把黨證剪成兩半的時候，我把未來給剪掉了。

傑瑞：自從離開你的公司以後，我沒再碰過政治。但是你不一樣，政治是你的資產。

大牛：那是一次失敗的表演。當時天天有弊案，人人喊罷

免，我一時衝動的姿態沒想到會被人當真。我以為策略性的義憤填膺會兩邊都吃得開，沒想到落得兩邊不是人：一邊說我是叛徒，另一邊說我是牆頭草，幹你娘的！Jerry，我知道你一定有更好的 party 可以去，可是我需要朋友陪我熬過今天。我已經 down 到谷底了，有一種走不下去的預感。

傑瑞：沒那麼嚴重吧。

大牛：怎麼不嚴重？馬上就有一場殊死大戰，兩邊已經打得頭破血流了，我他媽的只有在邊線看戲的份。

傑瑞：我連看戲的興趣都沒有。

大牛：欸，Jerry，你這樣講就有點屁了。你也太刻意假裝不在乎了吧。

傑瑞：我真的不在乎。而且，我不能在乎，我一在乎就會分心。

大牛：這一次不一樣。

傑瑞：每一次他們都說不一樣。台灣的存活就靠這一次，台灣的提昇就靠這一次，台灣與世界接軌就靠這一次。媽的哪一次不是「就靠這一次」？

大牛：這一次真的不一樣。整個社會好像在倒數計時，只是沒有人知道數到零的時候會是什麼樣的狀況。萬一，萬一歸零的時候一切都卡住了，走不下去了，怎麼辦？

傑瑞：牛哥，你不要越扯越放大。這幾年我體會了一個事實：個人的意志和整體的命運沒有絕對的關係。當我點的是牛排，而其他還選擇吃鬍鬚張的魯肉飯時，這不是我能控制的，也不是我該擔心的。

大牛：你不分享，我記得了。

傑瑞：牛哥，我能不能斗膽，勸你一句？

大牛：請說。

傑瑞：政治是你的舞台，我沒有意見，只有尊重。職業不分貴賤，我的職業是電子，你的職業是政治。每一種職業都有它的倫理。當我跟客戶說，我提供的是奈米，給他們的卻是蓬萊米時，我就違反了職業倫理。在我看來，政治剛好相反。你要騙選票，唬嚨選民，告訴他們說「這一次不一樣」沒關係，可是千萬，千萬千萬，你不要自己也相信那些狗屁，否則你就真的毀了，真的走不下去了。

大牛：這就是我不得不佩服你的：你知道什麼是狗屁，什麼是重要的。像我就沒你的膽量，敢為一個女人和大學同學翻臉。

傑瑞：波羅不是我大學同學。

大牛：啊？可是你們看起來很麻吉。

傑瑞：麻吉還不容易？我跟波羅是很麻吉，但不是大學同學那種麻吉。我是有一次上網加入 jaguar 俱樂部認

識他的。（看著地上，掃起髒東西）我們請菲傭的目的是什麼？是不是為了不要自己掃地？

大牛：怎麼會有人叫做「波羅」呢？他很喜歡吃麵包嗎？

傑瑞：跟麵包完全沒關係。我跟你講，可是你不要講出去。我在廢話什麼，你一定會講出去。波羅的爸媽超有錢但是超俗的，全家穿的、用的、睡的，吃的，都是路邊攤隨便買的。波羅到大學之前唯一知道的品牌是三槍牌，第一次看到子彈型內褲還以為是特大號的保險套。有一天波羅在逛街的時候看到 Polo 襯衫的櫥窗，他好像找到了福音，終於開了竅，從那時開始，他皈依了 Polo 教，把自己打扮得像是 Polo 怪人，要到很晚很晚他才覺醒，發覺 Polo 根本算不上是名牌。

大牛：看人真的很直覺。我才見過波羅兩次，就把他摸透了。他是那種會嘲笑別人很台的台客。

傑瑞：你說他是台客，他會跟你翻臉。

大牛：很台又怎樣？我就很台。波羅這種人根本就是他媽的忘本！

傑瑞：牛哥，我們還真的有代溝。請問你，「本」在哪裡？你們這一代都搞不清楚，為了什麼才是「本」吵來吵去，把台灣搞得烏煙瘴氣的——

大牛：當然要吵，欸，這可是涉及國魂啊！

傑瑞：國魂？你是在講髒話嗎？

大牛：好，算我在講髒話，講到那兩個字我自己都起雞皮疙瘩。我問你，如果不要「本」，我們要什麼？

傑瑞：我們要眼前可以要得到的。對我而言，就是把自己的人生規劃好，對波羅來講更簡單。流行就是他的「本」，現在流行什麼他就 copy 什麼。

大牛：這是個令人不寒而慄的聖火傳遞。從我這個本土 LP 派，傳到你這個斯文掃地派，再怎麼傳也不應該傳到波羅這個 Copy 王的手上啊。

聽到「斯文掃地」，傑瑞意識到手上還拿著工具。於是，走進廚房。同時，波羅、小恬、張飛如幽靈般先後出現在舞台上。

大牛：欸，等一下不會只有我們四個人吧？

傑瑞：（場外）四個，或五個。

大牛：五個？還有誰？

傑瑞：（場外）我還不確定。

大牛：就五個。那能聊什麼？我跟那個 Copy 王能哈拉什麼？

傑瑞走出廚房。

傑瑞：聊周邊的。

大牛：好吧，周邊的我也可以聊。

傑瑞：我已經有畫面了。

傑瑞一講完，幾人同時動作。

大家就定位後，一起完成傑瑞想像的畫面：有的坐在沙發，有的坐在躺椅，有的站在吧台，有的在天窗附近。

燈光忽明忽滅，彷彿電線接觸不良：幾人做了輕微的移動，有如幻影。幾乎短路的燈光逐漸穩定了下來。

小恬：宜家的英文怎麼發音？

傑瑞：不是 " i-kee-ya " 嗎？

張飛：不是。應該是 " i-kee " 。

小恬：" i-kee " ？

傑瑞：" i-kee " ？

波羅：（與傑瑞同時）" i-kee " ？

大牛：你不會打電話到總公司問嗎？

傑瑞：總公司在瑞典。

波羅：啊？不是美國嗎？

大牛：我認為「宜家」的正確發音應該是（學外國人講中文）：" i-jia "。

傑瑞：我不管它怎麼唸，我只知道，他們賣的傢具不管是多麼的宜室宜家，就是不宜我家。

講到這，傑瑞馬上回神。

大牛：Jerry？

這時，其他演員有如幽靈般地飄回來處，走出視線。

傑瑞：啊？

大牛：你又分心了。

傑瑞：喔。

大牛：我們先講好。等一下小恬恬來，你要我怎麼表現？

傑瑞：什麼意思？

大牛：你知道我喜歡吐她槽。

傑瑞：繼續吐。難得看到兩個人這麼有默契的互相賭爛。

大牛：其實我不是真的討厭小恬，我只是受不了，她腦袋怎麼能裝得下那麼多沒有用的資訊。

傑瑞：這你就錯了。每次她很熱情的在提供一些無聊的資訊時，每當她告訴我說「0800 是免付費電話，0809 是高額電話費，一分鐘 2425 元」，或者說「信用卡集點到 7 萬點再加一萬塊就可以換一個數位相機」的時候，我就覺得她特別性感。

大牛：我看你是愛錯人了吧？

傑瑞：怎麼說？

大牛：你應該愛上卡神。

傑瑞：欸，你怎麼知道卡神是小恬的偶像？

大牛：我不行了，在我還沒昏倒前，我需要躺下來。

傑瑞把他扶到貴妃椅。

傑瑞：沒關係，躺下來說話。

大牛：醫生，我最近——也就是一分鐘前——得到了一個重大的啟示。我終於了解為什麼本土革命尚未成功，原來它最大的阻力不是在野黨，而是全球化。LP 終究打不過 LV。才沒幾百年，我們的民族英雄已經從鄭成功，換到廖添丁，最後換到卡神——欸，卡神叫什麼名字？

傑瑞：神就是神，不需要名字。

大牛：將來要是信用卡忠烈祠，卡神一定是擺第一位。

短暫的沉默。

大牛：醫生。

傑瑞：什麼事，盡管說。

大牛：Jerry，（坐起）我今天提早來，是想跟你——

傑瑞：糟糕，我得去洗澡換衣服。

傑瑞往左邊的通道走去。

大牛：Jerry！

傑瑞：我來不及了。

傑瑞走出視線，留下落寞的大牛。

大牛：（低聲）Shit！

沉默。

大牛：（低聲）恁娘的！

大牛講第二次時，傑瑞已出現在樓台。傑瑞出聲，把大牛嚇到了。

傑瑞：牛哥。

大牛：嗯？

傑瑞：牛哥，你的事我們找機會談。

大牛走到樓台底下。

大牛：沒問題。

傑瑞：有件事要先拜託你。

大牛：一句話。你說。

傑瑞：要是小恬的答案是 yes，希望你能倒數計時完後，  
哦，找機會……

大牛：你要我滾蛋？

傑瑞有點尷尬。

大牛：沒問題，我等你暗號。

傑瑞：謝了。

大牛：什麼暗號？

傑瑞：（台語加日語）「喝畢魯」。

大牛：「喝畢魯」？

傑瑞：不行，這是我跟波羅的暗號，我們換一個，哦……

大牛：你跟波羅有暗號？

傑瑞：也沒什麼。我和波羅跟一堆人在一起的時候，如果不好玩，只要其中一個舉杯說「喝畢魯啦」，另一個會接著說（台語）「救台灣啊」，這就表示我們十分鐘內會先後閃人，然後再一起去別的地方happy。這本來是我們之間的祕密，有一次用在小恬身上，事後被她知道了，她差點翻臉。

大牛：你們有沒有在我面前用過？

傑瑞：當然沒有，我們不會用在自己人身上。

沉默。傑瑞思索著，不知該不該多解釋。

大牛：趕快去洗澡吧。我們這樣講話，別人還以為我們在演《羅密歐與茱麗葉》。

傑瑞：可惜，莎士比亞的台詞我沒有一句會背的。

大牛：沒有文化的一代。

傑瑞：但是我們斯文。

大牛：沒有文化的斯文的一代。

傑瑞：那你來一句。

大牛：「分離是何其甜美的憂傷啊！」

傑瑞：（一樣戲劇性）「我去洗乾淨，馬上回來」。

傑瑞消失沒多久又突然出現。

傑瑞：我知道了。王建民。

大牛：什麼？

傑瑞：王建民是我們的暗號。

傑瑞再度走進套房。大牛走到天窗往外看，神情鬱悶。

門鈴聲。大牛橫越舞台，走往玄關處開門。

波羅：（場外）牛哥！

小恬：（場外）怎麼是你？

大牛：（場外）怎麼不是我？

波羅：（場外）主人呢？

大牛：（場外）怎麼這麼晚？

小恬：（場外）我們是從另一去又Y趕來的，哪像你沒地方去。

小恬先上場，因第一次造訪，一走進客廳就準備誇大地讚賞一番，邊走邊轉圈，彷彿事先演練過了。

小恬：哇！

接著進來的是波羅，反應沒那麼誇張，但也戲劇性十足。

波羅：哇！

大牛最後進入。

大牛：你們是哇哇兵團嗎？

小恬：人家我第一次來咩，怎麼能不哇？

大牛：（學她的口氣）喔，你第一次來叻？那你有資格哇。

小恬：哇！好寬敞喔！

波羅：哇！樓中樓耶！

大牛：請問你也是第一次來嗎？

波羅：不是。

大牛：那你在哇什麼哇？

波羅：我在配合她。

大牛：又不是做愛，不用強調同步。

小恬：低級！

波羅把紅酒放在吧台上。

小恬把皮包放在沙發上，習慣性地拿出手機，查看訊息。

波羅：我帶你去參觀其他房間。

小恬：走！我最喜歡看房子了。

兩人往通道走，卻被大牛擋在前頭。

大牛：不要動！

波羅：幹嘛？

大牛：這是Jerry的香閨，應該由他來帶小恬參觀才對。

波羅：好吧。

小恬：那Jerry人呢？

大牛：他知道你要來，趕緊去洗乾淨。

波羅：什麼話啊！

大牛倒杯酒給波羅。

波羅：不要，謝謝。

小恬注意到天窗前。

小恬：哇！這是落地窗還是天窗？

大牛：兩者之間。

小恬：為什麼沒有 view？

波羅：Jerry 老姊買下這個閣樓的時候，旁邊的大樓還沒蓋起來。

波羅走到小恬旁邊，兩人開始面對著天窗擺姿勢，調整衣服。

小恬：我以為這是 Jerry 的房子。

大牛：現在他的。他老姊生意失敗欠他錢，用這個來抵。

小恬：好可惜喔。

大牛：你是說他老姊？

小恬：他老姊關我屁事啊？我說好可惜喔，買頂樓不就是為了一個「我可以飛」的 view 嗎？

大牛：我很想問，但是不敢問。請問什麼叫做「我可以飛」的 view？

小恬：（唱）" I believe I can fly. "

波羅很有默契地接著唱。

波羅：（唱）"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

大牛：媽的，我一定是死了，下了地獄。

小恬：太可惜了。現在的 view 完全被擋住。你必須從這個角度斜眼看過去，才能看到十分之一的夜景，這跟住地下室沒有差別嘛。

波羅：把它當作鏡子還蠻好用的。

兩人彷彿模特兒似地在天窗前欣賞自己。

大牛：你們需要鎂光燈嗎？

兩人很有默契地同時轉身，擺了個姿勢。

波羅：不用。

小恬：我們就是發光體。（看到茶几上的點心）哇，點心耶！（走向沙發處）義大利香腸！耶！我最喜歡 salami 了。給我一杯酒，波羅。

小恬拿一片放進嘴裡。

小恬：你們知道嗎？香腸都是用亞硝酸來防腐的，但是用量不能超過 70 個 PBA。香腸一定要外面買，不能家裡做。媽媽做的通常會加太多亞硝酸，吃下去是會

致癌的。

大牛：你放心吃。現在的媽媽沒有一個會自己做香腸。

這期間，波羅走去拿那杯剛才他不要的酒，交給小恬。

大牛：小恬，至少有一點我是欣賞你的。

小恬：我不要聽。

大牛拿著酒杯走向小恬。

大牛：真的，我敬你一杯。

大牛向她舉杯，小恬慢慢舉杯，狐疑地。

小恬：其中必有詐。

大牛：沒有詐。

兩杯互碰，鏘的一聲。

大牛：至少你喝酒很乾脆，不像那個波羅襯衫。

大牛說完往波羅看，波羅先是愣住，隨即意會到怎麼回事。

波羅：（低語）幹，Jerry 那個大嘴巴。

小恬：什麼事啊？

波羅：沒事。

小恬：波羅有時候很掃興。

波羅：欸，這跟體質有關好不好。我一喝酒就過敏，怎麼能怪我呢？而且，總要有人開車吧？

大牛：小恬今天不跟你回家。

波羅：喔，是嗎？難道是跟你回家？

小恬：現在就把我殺了吧。

大牛：把我家燒了吧。

波羅：不開玩笑了，我覺得你們需要再乾杯一次。

大牛：幹嘛？

波羅：你們是同行，都是 **freelancer**，應該相親相愛。

小恬：誰跟他同行？我是自願做 **freelancer** 的，牛哥是被迫的。

大牛：這個我承認。**Freelancer** 其實是失業的代名詞。

小恬：很抱歉，我這個 **freelancer** 比上班族還忙。

波羅：不管怎樣，今天是跨年夜，你們應該趁這個時候休兵熄火，把酒言歡，美國人的說法就是：埋下斧

頭，不計前嫌。

小恬：可以。不過，請你先幫我把背後的斧頭拔掉，至少有三把。

大牛：我也是，我屁屁這裡也有，南北半球各一把。

波羅：你們兩個沒救了。

小恬：至少我們之間有個共識。

大牛：那就是「吐槽到海枯石爛」。乾一杯！

兩人熱情碰杯。

波羅：看到你們如此真誠鄙視對方，我感動得快哭了。

小恬：牛哥，我忘了告訴你一件好消息。

大牛：什麼好消息？你要移民了嗎？

小恬：哈哈，可惜不是。Jerry 沒告訴你啊？

大牛：告訴我什麼？

小恬：張飛等一下就來。

大牛完全愣住了。

大牛：啊？

小恬：真的，張飛馬上就到。

大牛：誰要她來的？

小恬：我。不信你問波羅。昨天 Jerry 打電話來邀我們一起跨年時，我只提出一個條件，那就是張飛來，我才來。因為我知道只有張飛才治得了你。

大牛：Jerry 這傢伙，怎麼——

大牛往通道處疾行。

大牛：（自語）這玩笑開大了。（回頭對著小恬）你們完全不知道我跟她的事就這樣惡搞……塞你娘的。

大牛走離視線。

小恬：我最喜歡聽牛哥講「塞你娘」，這表示他慌了。

波羅：欸，等一下找個理由早點走，等我暗號。

小恬：什麼暗號？又是「喝畢魯，救台灣」？

波羅：不行，當然要換一個。我們換……嗯……我們換「全球暖化」。當我說「全球暖化」，你馬上接「請勿排氣」。

小恬：什麼嘛，這麼冷的句子請問你是怎麼想出來的？

波羅：用屁股想的。

小恬：怎麼才來就想走？

波羅：我還沒來就想走。

波羅聽到腳步聲，機警地停住，往樓台的方向看，正好大牛走過。恰巧大牛也看著他們，有點尷尬。

大牛敲著套房的門。

大牛：Jerry！Jerry！

Jerry 沒有回話，大牛索性開門進去。  
不久，聽到 Jerry 慘叫一聲。

波羅：我沒看過這種氣氛像墳場的跨年 party。都幾點了，還是小貓兩三隻。而且，有了大牛，再加上張飛，你不覺得這個 party 的平均年齡急速增加嗎？

小恬：既然來了就先看情況再說吧。

波羅：以前你不是對 party 上有誰最挑的嗎？

小恬：你不要管我在想什麼，反正我今天想來這裡，就是這樣。

小恬不理他，很堅決地坐下，波羅覺得她的動作既任性又挑釁，站在原地盯著她看。兩人一時僵持在那。

燈光轉換，小恬和波羅變成剪影。樓台的區域燈亮，傑瑞和大牛先後走出套房，前者已換裝完成，全身名牌。兩人談話期間，小恬和波羅或有動作，比如小恬拿出手機或波羅走到吧台倒酒。兩人的動作以極慢的速度完成，且動作不是一氣呵成，而是時斷時續，彷彿機械故障。

大牛：怎麼這麼臭啊？

傑瑞：馬桶不通。Shit，一定是 Mary 亂塞東西。這時候又不知道要去哪找人來修。

大牛：你怎麼沒告訴我張飛要來？

傑瑞：因為——因為張飛要我不要告訴你。

大牛：張飛知道我要來，她還願意來？

傑瑞：是的。

大牛：有意思。事情搞不好沒我想像得嚴重。

傑瑞：比你想像得更嚴重。她還在生氣，在電話上用盡所有的三字經罵你，說你是下三濫、殺千刀、豬八戒、死烏龜——

大牛：好了，我知道了，你不需要這麼入戲。

傑瑞：牛哥，你曾經教我，不要跟以前的女朋友藕斷絲連，要斷就要斷得乾淨。可是我不知道你跟張飛在幹嘛。

大牛：原則上我做不到，但是不曉得為什麼碰到張飛，我就是沒辦法。

傑瑞：你忘不了她，又不能對她忠誠。

大牛：這不是所有男人對女人的感覺嗎？

傑瑞：也對。可是你們兩個這樣，我夾在中間很難做人啊。

大牛：張飛她到底想幹嘛？

傑瑞：先下去吧。不曉得這期間，他們倆在底下幹嘛？

傑瑞和大牛探頭看看客廳。此時燈光變化，客廳明亮了起來，只見小恬和波羅回復到「演員」的身段，講話的神態與他們飾演的人物大相逕庭。

小恬：這齣戲還走得下去嗎？

波羅：我也在懷疑。

小恬：從我們兩個上場，對白就開始言不及意。

波羅：變得沒有重量，輕飄飄的。

小恬：編劇嚴重歧視我們年輕人。

波羅：對嘛，我們哪有那麼膚淺。

小恬：對嘛。

燈光轉換到樓台區。小恬和波羅坐回沙發。

傑瑞：靠天！

大牛：快！再不下去，演員更疏離了。你先下去。

傑瑞：為什麼不是你先下去？

大牛：我要上廁所。我他媽從上場到現在還沒休息到。

兩人匆匆走出視線。

燈光轉回客廳。

傑瑞快步走出通道。

傑瑞：嘿，你們來了啊。

出乎傑瑞意料的是，小恬和波羅居然尚未恢復回人物的身分。

小恬：你是在演電視劇嗎？「嘿，你們來了啊」，這是什麼開場白？你平常看到家裡有客人，會說「嘿，你們來了啊」，是嗎？

波羅：你平常回到家，第一句話就是：「媽，我回來了」，是嗎？

傑瑞：對不起，重來一次。

傑瑞不情願地走向通道，兩人重新坐好。

傑瑞：（喃喃低語）我靠，造反了。

傑瑞消失後不久，再度出現：這一次他幾乎是跳進來的，站定後擺了個亮相的姿勢。

傑瑞：Da La！

波羅：你在唱京劇嗎？

小恬：你在亮什麼相？

波羅：剛才有人用殺雞的聲音講台詞嗎？

傑瑞：你們到底要我怎樣嘛？

小恬：再來一次，不但要生活化，而且要符合人物性格，還要表現出年輕人的無厘頭。

傑瑞：只是個寒暄台詞，你們要我表現出那麼多的層次？

波羅：最後一次機會。

傑瑞喪氣地走向通道，兩人重新坐好。不久，傑瑞出現。

傑瑞：（有意嚇嚇他們）捉姦在床！

這回一切都對了，小恬和波羅重回劇中人身分：波羅聽到這句話，即興地作勢壓在小恬身上，然後故做驚訝狀，快速抽身。

波羅：喔，對不起。

小恬：對不起，忘了是你家。

傑瑞：請問你們這一對狗男女爽夠了嗎？

波羅：夠了。

小恬：沒有。

傑瑞：欸，這是人類最大的困境：永遠是男的夠了，女的沒有。

小恬：牛哥呢？

傑瑞：他需要休息，不是，他在上廁所。

小恬：他有種就不要出來。

傑瑞：欸，我不知道等一下張飛會怎麼對付大牛，萬一場面太難看，大家拜託要幫忙打圓場。

小恬：不要指望我。

波羅：Jerry，我有一個疑問：你答應我的 party 在哪裡？

傑瑞：在這裡。

波羅：人呢？

傑瑞：不能怪我。大家聽到牛哥要來，都找藉口不來了。

小恬：為什麼？

傑瑞：牛哥常常利用我的關係向他們借錢。（問波羅）他有沒有跟你借過？

波羅：一次。我跟他說連我自己都在跟地下錢莊借錢。

傑瑞：這樣最好，一勞永逸。

小恬：他怎麼會相信你需要借錢？

波羅：我管他相不相信。

傑瑞：你們就委屈一下吧。牛哥昨天打電話給我說他很 down，要我找些人陪他過年，你說我能說不嗎？

波羅：需要到連累朋友嗎？他有恩於你，把你介紹給 Michael，這些我們都知道。

傑瑞：嚴格來說，不能算是有恩於我。當初真正幫我引路的是張飛，牛哥只是在一旁點燈，事成之後引路的沒討人情，倒是點燈的一直來要路費。幫個忙，這是最後一次。今天過後，我會跟他把話講清楚。

小恬：你會怎樣？

傑瑞：我會暗示他「到此為止」。

小恬：怎麼暗示？

傑瑞：我自然有辦法。

波羅：現在怎麼辦，大家困在這裡？

傑瑞：苦中作樂啊，不然怎麼辦？倒數計時完 party 才真正開始，你怕什麼？

小恬：他跟張飛到底是什麼事？

傑瑞：唉，一筆爛帳。牛哥本來答應張飛，跟老婆離婚後一定娶她，沒想到真的離婚後，牛哥又尬上了別人。

小恬：爛人一個！

傑瑞：現在他們名義上是分手了，可是牛哥偶爾還是會去找張飛，張飛也偶爾會跟他出去。上個禮拜，牛哥要去參加一個重要的餐會，覺得現在的女朋友是個小白癡，帶不出場，所以拜託張飛陪他去。張飛勉為其難答應了，沒想到牛哥當場尬上了一個女的，餐會才一半就跟她跑了，把張飛一個人留在那邊。

小恬：爛人兩個！

波羅：怎麼會有女人看上他這個台客？

傑瑞：台客現在很 in 你不知道嗎？

小恬：伍佰就很有魅力。

波羅：先講好喔，Jerry，看在你面上，我現在留下來。不過我只要覺得受不了了，我和小恬要先走。

小恬：要走你先走，我要留下來看戲。

波羅不解地看著小恬，傑瑞樂在心裡。

傑瑞：小恬，波羅有沒有帶你參觀？

波羅不高興地走到吧台倒杯紅酒。

小恬：只有樓下。剛才你在洗澡，不敢打攪咩。

傑瑞：波羅，你在幹嘛？你不是喝酒會過敏嗎？

波羅：既然走不了，我決定喝酒，全身腫大成一粒西瓜也無所謂。

門鈴響。傑瑞走去開門。留下波羅和小恬。波羅瞪著小恬，後者走向躺椅邊，看著電腦。

小恬：我後面是有長眼睛的，你不必這麼惡毒的瞪我。

從玄關傳來人聲。

傑瑞：（場外）怎麼啦？

張飛：（場外）沒事。

山豬：（場外）沒事，沒事。

傑瑞出現，後面跟著張飛和山豬。

傑瑞：可是，（意指山豬）怎麼你——

山豬：沒事，我只是剛好在巡邏，順便護送這位小姐上

來。

傑瑞：謝謝你，警衛先生。

山豬：叫我山豬。

傑瑞：謝謝你，山豬先生。

山豬：你是傑瑞吧？

傑瑞：Jerry。

山豬：每天就看你帥氣的出門，帥氣的進門，一直沒機會講過話。

傑瑞：山豬先生——

山豬：山豬就好了。

傑瑞：哦，山——豬，停車場那個「修理水電」的廣告是不是你貼的？

山豬：沒錯，有什麼可以讓我賺外快的嗎？

傑瑞：我樓上套房的馬桶不通，能不能請你幫忙看一下？

山豬：頂樓的馬桶不通，這倒是少有的事。照理說，它應該是最通的，一瀉千里通到底，你懂我的意思吧？

你該不會是塞了不該塞的東西吧，阿？

傑瑞：可能是菲傭不懂，打掃的時候——

山豬：你是說 Maria 嗎？她不是菲傭，她是越南人。

傑瑞：你還比我清楚。

山豬：我常跟她聊天。我幫你去看看，如果不能修我不會告訴你能修，如果有救，待會兒我下了班再過來試

試。

傑瑞：謝謝。這邊。

傑瑞領著山豬往通道走，剛好大牛出現。大牛看到山豬愣了一下，山豬也是同樣的反應，但兩人隨即裝作沒事，錯身而過。

大牛看到張飛在場，又愣住了。

張飛：站好！

大牛不敢動，張飛走到舞台左前方。

張飛：過來！

大牛乖乖照做。

張飛：（對著小恬和波羅）我有話跟這頭牛說，你們聽到了也要當作沒聽到，開始假裝熱烈交談。

兩人一時聽不懂她的意思。

張飛：快啊！

兩人會意過來。

兩人：噤哩咕嚕，噤哩咕嚕……

張飛：太大聲了。

兩人：（低聲，如背景音效）噤哩咕嚕，噤哩咕嚕……

兩人持續了十幾秒後便停下，專注地看著眼前的發展，彷彿看戲。

這期間傑瑞帶山豬上樓台，進套房，然後獨自走出套房，在張飛把話講完前，已經回到底層，站在天窗旁看戲。

張飛：（對著大牛）狗改不了吃屎，牛改不了吃草。

大牛：對不起。

張飛：你是否有過一種感覺：曾經跟一個人愛得死去活來，事後想到他就像吐？

大牛：有。

張飛：那個人是我嗎？

大牛：不是。

張飛：我有那個感覺，那個人就是你。

短暫的沉默。

張飛：給我抱一下。

大牛：啊？

張飛：過來，給我抱一下。

大牛怯怯地走向張飛。張飛輕輕抱著他後收手，退後一步。

張飛：這一抱，代表「再見」。我們之間到此為止，將來你不要跟我聯絡，我也不會跟你聯絡，要是不幸同時出現在一個場合也沒關係，讓我們回到打屁的模式。玩笑可以開，但僅止於開玩笑。以上我講的都聽懂了嗎？

大牛：你說打屁的部分是真的嗎？

張飛：我說話算話。

大牛：懂了。

張飛：懂了就解散。

張飛說完走向傑瑞，大牛如釋重負，身體一時委頓

下來。

張飛：店小二，這不是跨年晚會嗎？酒呢？

傑瑞像店小二般，以奴才的姿態小跑到吧台倒酒。

大牛：上酒啊！酒家女要開喝了。

張飛：（回頭瞪大牛一眼，嚇嚇他）你換檔的很快嘛。

大牛：我這是自動排檔。

波羅：這你就錯了，牛哥，其實手排的換檔才快。一秒之內可以從 60 飆到——

傑瑞遞給張飛一杯酒。小恬走向張飛，同時伸出一隻手。

張飛：幹嘛？

小恬：退錢。

張飛：退什麼錢？

小恬：剛才那齣戲雷聲大、雨點小。

張飛：誰在演戲給你看？（在茶几上找食物）Jerry，我要你準備的 Godiva（把它唸成 "go-di-va"）巧克力呢？喔，在這邊。老娘我今天心情很不好。

小恬：是 "go-di-va"，還是 "go-dai-va"？

張飛拿起一塊巧克力，放在嘴裡。

張飛：（極度滿足）啊！我又可以活下去了。

大牛：（對著傑瑞）那個荷蘭女人果然沒錯。

張飛：什麼荷蘭人？

傑瑞：有一個荷蘭人說我們台灣人愛食物甚過一切。

張飛：有見地。

波羅：荷蘭千萬不要去。那邊的女人高頭大馬，壯得像牛一樣。

張飛：（對著大牛）原來你的故鄉在荷蘭。欸，我的法國麵包呢？

傑瑞：糟糕，我忘了。

小恬：張姊，其實你知道嗎，法國麵包其實不是法國麵包。一般人都以為法國麵包是拿破崙攻打俄羅斯的時候——

張飛：想聽法國麵包史的舉手。

只有傑瑞舉手。

張飛：小恬，你要就關室密談講給他聽，不然——

傑瑞：法國麵包其實怎樣？

小恬：法國麵包其實是奧國麵包。

張飛：好，真相大白，不用再說了。Jerry，下次一定要記得幫我準備看起來像法國麵包的奧國麵包。（舉杯）聽我說——

傑瑞、波羅及小恬的手機同時響起。三人聞聲接電話。

三人：喂？Hello？什麼事？

張飛：（對著大牛）他們的手機都響了，你的沒有，這代表什麼？

大牛：什麼？

張飛：你沒搞頭。

大牛：你也沒搞頭。

張飛：我沒帶手機，正在家裡響個不停。

張飛邊講邊走到茶几，把一盤的點心全部倒在另一盤，拿起盤子，走到正在講電話的傑瑞面前。

傑瑞：艾莉絲，我現在命令你，馬上回家！

波羅：（幾乎同時）晚一點再說，等我電話。

小恬：（稍晚一點）你跟爸爸先睡，我今天不回去了。

張飛以手示意，要傑瑞把電話放在盤子裡面，傑瑞不懂。

傑瑞：幹嘛？

張飛：關機，把電話交出來。你們其他人也是。

一夥人齊聲抱怨。

張飛：我不管。要一起跨年就要展現忠誠度。

四人不情願地把手機放在盤子裡。

張飛：我堅持，快點繳械！我突然覺得很像西部片的警長。

張飛把盤子放回茶几，拿起酒杯。

張飛：（舉杯）大家聽好，今天我們在一起倒數計時，意義——不大，但我們要想辦法盡興。10、9、8、7之後，開始了什麼，又結束了什麼，我們不需要追究。一個晚上只是一個晚上，一段感情只是一段感情。明天我們還是繼續賺我們的錢，繼續不管別人

的死活。（突然注意到裡面的傢俱）欸，Jerry，你的傢俱是三重買的嗎？。

傑瑞：宜家買的，除了那張躺椅，都是 IKEA（他唸成 "i-kee-ya"）買的。

張飛：我好像跑進了宜家的分店。這跟你的豪宅不太配吧？

小恬：我也覺得。只有那張貴妃躺椅還可以。

傑瑞：鄭重聲明：只有躺椅是我自己挑的，其他都不是我買的。

波羅：哇，你們兩個的品味一樣耶。

這時，山豬走出套房，坐在樓台的椅子上看著他們。

傑瑞：不是我的錯。這基本上是我老姊的家，我才剛買下來，還沒有時間換傢俱。

小恬：宜家的英文怎麼發音？

大牛：我英文很爛，不要問我。

張飛：全世界都知道你英文很爛，沒有人在問你。

小恬：是不是唸成 "i-kee-ya"？

傑瑞：我也是唸成 "i-kee-ya"。

波羅：哇，你們兩個很麻吉喔。

傑瑞：有人吃醋了嗎？

小恬：到底應該怎麼唸嘛？

張飛：依照我對音標的認識——

大牛：她人脈很廣，認識很多音標。

張飛：你閉嘴。你們要不要聽？

小恬、傑瑞、波羅：聽！

張飛：宜家係 I-K-E-A，按照音標的常理，不應該唸成 "i-kee-ya"，"i-kee-ya" 把 EA 分開了，而且 I-K-E-A 裡面沒有 Y，哪來的 "ya"，對不對？

大牛：對丫。

張飛：（不理大牛的搗蛋）所以正常的唸法應該是 "i-kee"。

小恬："i-kee"？

傑瑞："i-kee"？

波羅：（與傑瑞同時）"i-kee"？

張飛：很難聽對不對？如果有人跟你說「走，我們去 "i-kee" 買傢具」，你們會跟他去嗎？不會，因為 "i-kee"、"i-kee"，稍微懂台語的人，都會覺得聽起來像是在賣棺材。好，既然它不可能唸成 "i-kee"，它到底怎麼唸呢？

大牛：是誰問這個無聊問題的？

小恬：人家我生性好學嘛。

大牛：不要跑到跨年 party 來好學，自己不會在家查清楚嗎？

小恬：我就是上網查過了的說。

大牛：可以打電話到他們公司去問啊。

小恬：我打過了四次，得到四種發音。

張飛：可以打到總公司去問啊。

傑瑞：總公司在瑞典。

波羅：啊？不是美國啊？

大牛：不必打電話了，瑞典人的英文也好不到哪去。我認為「宜家」的正確發音應該是（學外國人講中文）："i-jia"。

傑瑞：各位，我今天請大家來是要飲酒作樂，一起倒數計時的，而不是要討論 "i-jia" 的英文怎麼個唸法。我不管它怎麼唸，我只知道，他們賣的傢俱不管是多麼的宜室宜家，就是不宜我家。

一直在樓台不出聲的山豬終於開口了。

山豬：聽我的準沒錯，正確的發音是 "ai-kee-ya"。

其他人被這突如其來的插話嚇了一跳，不約而同地往樓台的方向轉頭。

眾人擠眉弄眼、比手勢，意指：這個警衛憑什麼插嘴，只有張飛走向樓台下方，仰頭和山豬對話。

張飛：不好意思，剛才沒機會說謝謝。

山豬：不用客氣。

兩人尷尬地站在那。

傑瑞：（低語）樓台會。

山豬準備下樓。

張飛：你先不要下來，我上去找你。

張飛消失在通道裡。除了大牛站在原地外，其他人走到中間，像圍觀的群眾，毫不掩飾好奇地看著他們的動靜。

山豬：（對著他們）嗨！

三人：（零星地、無力地）嗨！

山豬：（沒話找話，指著天窗）View很不錯。

三人只會傻笑。張飛出現。

張飛：嗯，馬桶怎樣？可以修嗎？

山豬才要回答，就被張飛拉著走進套房。

張飛：我對馬桶很有研究，我幫你進去看看。

大牛被張飛拉進套房。

大牛：Jerry，他怎麼……？

傑瑞：山豬先生。

大牛：他是你們這棟大樓的——？

傑瑞：警衛。

大牛：我前幾次來怎麼沒看到他？

傑瑞：他最近才來上班。怎麼啦？

大牛：……我認識他。有一點尷尬，在這裡碰到他，我一時不知道該不該跟他打招呼。

小恬：為什麼？

大牛：他是我老哥的拜把兄弟，後來兩人為了打牌的恩怨翻臉。

波羅：唉，全球暖化。

幾人不懂波羅在講什麼，直瞅著他。

小恬：全球暖化，人人有責。不要理他。

大牛：他以前是我的英雄，我小時候都是這樣看他的。

小恬：那是因為你小時候太矮了吧。

大牛：不要小看他。他是外文系的高材生，曾經開了一家  
進出口貿易公司，生意倒了以後開過計程車，也在  
電視台主持過節目，最後聽說他跑到大陸去混了，  
沒想到——

小恬：什麼節目？

大牛：「球棒之夜」。

小恬：沒聽過。

大牛：那個節目沒播幾集就掛了。這傢伙脾氣太暴躁，有  
一次錄影的時候，他要求三機作業，製作單位的  
預算只能有一機，不爽之下，他用球棒把攝影機砸  
壞，最後連一機也沒了。

之前，波羅已經走到電腦那。

波羅：Jerry，你這是鎖住了嗎？家裡的電腦幹嘛設密碼？

傑瑞不自覺地看著小恬，有點為難。

小恬：幫他解除，免得他一無聊又有環保意識。

傑瑞走過去，在電腦上敲幾個鍵後走開。波羅開始打電腦。

大牛：你們知道我的尷尬了吧，誰曉得他現在淪落到做警衛？

傑瑞：是有點尷尬。等一下怎麼辦？他馬上就下來。

大牛：如果他不在乎，我當然無所謂。

傑瑞：對，這要看他。

小恬：我比較好奇的是：有人知道張姊跟他在上面幹嘛嗎？

經她提醒，傑瑞和大牛不約而同地往樓台的方向看。

小恬：我不曉得她對馬桶這麼有興趣。

波羅：Jerry，你有 mail。

波羅這麼一說，三個人注意力突然集中到電腦的方向。

燈光轉換，樓台區域燈亮。客廳裡的三人在黑暗中，成了剪影，所有的動作都以極慢的速度完成。張飛和山豬走出套房。

張飛：實在是薰死人了。

山豬：張小姐——

張飛：叫我張飛。

山豬：張飛？我希望這只是個綽號。

張飛：是綽號。

山豬：還好，不然我可以想像你剛生出來的長相。

張飛：我也希望「山豬」也是綽號。

山豬：我一生出來就長這副德行。

張飛：我想向你解釋，剛才——

山豬：你不用向我解釋什麼。人都有低潮的時候，我也正處於低潮。我現在窩的地方是這棟大樓的地下室，已經低到不能再低了。可是，日子過得再怎麼背，我從來就沒想到——

張飛：這就是我要跟你解釋的地方。我不是故意要——

山豬：自殺就是自殺，跳樓就是跳樓，還分什麼故意和不故意的？有人是不故意而自殺成功的嗎？

張飛：你講話很悍喔！

山豬：唉，我山豬這輩子就敗在這張嘴。

張飛：我好像也是。

山豬：（指著張飛的腳）那裡有點流血。

張飛：剛才被你抱下來磨到的。

山豬：（指著她上衣第一個鈕扣）這邊釦子鬆了。

張飛：喔，這是故意的，我要搞跨年小性感。

山豬：佩服，佩服。跳樓不忘性感。

張飛：這就是我要跟你澄清的。我不是計畫跑到屋頂去跳樓的。我只是坐電梯的時候想到一些事，傷心的哭了。等我走出電梯時，已經忘了要去哪裡，看到樓梯就一直走，看到鐵門就開——

山豬：看到矮牆就爬？

張飛：我沒有真的要跳。我當時一定是恍神了，完全沒有意識。我根本不記得我爬上了矮牆。

山豬：總不會是飄上去的吧？

張飛：難道你不會好奇，跳下去會怎樣嗎？

山豬：你吃過肉丸吧？

張飛：當然。

山豬：跳下去就會變成肉丸，還有什麼好好奇的？好了，只要你確定自己沒事就沒事。我看你剛才在講 "ai-key-ya" 的時候，看起來還蠻 high 的，希望那不是演戲的。

張飛：不是。我能 high 能 low。

山豬：就是不要太 low。

張飛：我知道。謝謝你剛才沒講出來。

山豬：不客氣……我得回去交班了。

山豬與張飛走出視線。

客廳區域燈亮：傑瑞坐在電腦前，大牛和波羅在吧台邊喝酒，小恬則在天窗前顧影自憐。

波羅：刺激不一樣。在台灣飆車的樂趣，在於看你怎麼超車、閃車、尬別人的車，咻咻咻，忽左忽右，煞車、換檔、加速。美國的高速公路就不一樣了。直直的，一路看到底，感覺盡頭的那邊是這樣垂直下去的，好像懸崖一樣，好像你加速飆到底，就會可以喇，這樣飛出去。

大牛：然後喇，一頭栽到懸崖下。

張飛走進客廳。

張飛：（對著小恬）這個天窗是讓你看 view 的，不是讓你欣賞自己。

小恬：請問 view 在哪裡？

張飛面對著天窗。

張飛：說的也是。

兩人看著外面。

張飛：這個天窗的象徵意義未免也太明顯了吧。

小恬：什麼啊？

張飛：我看到了我的未來。

山豬走進客廳。

小恬：什麼？

張飛：我的未來是一面牆。

小恬：不要去想那堵牆。要專注在自己身上。

張飛：你看到了什麼？

小恬：我看到了我，飄在半空中。

張飛：我什麼都沒看到。

小恬走去，站在張飛身旁。

小恬：怎麼可能？除非你是鬼。

這期間，山豬自行走到吧台，看到了大牛，卻假裝沒看到，走向正在看電腦的傑瑞。

山豬：不嚴重。如果你還要我修的話，待會兒我下班就帶著（台語）「傢俬」過來。

傑瑞：哦，我看算了。時候不早了，明天再說吧。

頓。

山豬：隨便你。那我走了。

傑瑞：謝謝你喔。

山豬：沒事。

張飛：為什麼不請他幫忙？

這時，山豬已經往玄關那走去，身體背對著眾人。小恬試圖拉住往前走的張飛，傑瑞以手勢示意張飛不要管。

張飛：（音量低到只有嘴形）怎麼啦？

就在山豬快要走出去時，大牛出聲了。

大牛：豬哥。

山豬停住腳步，慢慢轉身。

山豬：（語氣平靜，不熱絡也不冷漠）大牛。

大牛：豬哥，對不起，剛才太突然了，我一時反應不過來。

山豬：沒關係，這些年在公眾場合不想認我的，你不是第一個。

大牛：豬哥，真的很抱歉。

山豬：相信我，我沒生氣。

大牛：各位，豬哥是我老哥的好朋友。

山豬：曾經。我和他老哥為了一副牌翻臉了。

小恬：哪一副牌？

張飛打她肩膀。

小恬：人家好奇嘛。

山豬：你會打牌嗎？不要告訴我只會一點。

小恬：小學就會。

山豬：嘿，啟蒙得比我早。

小恬：我爸媽都是賭鬼，小時候就被迫要學麻將，學不好還會被打。不曉得這算不算是家暴。

山豬：這不是家暴，是家教。既然有知音我就告訴你們，（對著大牛）也讓你個知道個來龍去脈。事情是這樣的：那一天打牌我手氣好到不行，好像得了奶油桂花手，要什麼來什麼，兩三下就聽牌，自摸更像是拉西一樣的順，打得其他三個臉色像豬肝，一副隨時會中風的模樣。事情發生在第三將，南風南，我連三——

波羅：好像在報導棒球賽。

被這一打岔，山豬瞪著波羅。這次換大牛打波羅的肩膀，要他閉嘴。

大牛：豬哥，對不起，請繼續。

山豬：第三將，南風南，我連三。我拿牌、理牌，居然發現我他媽的天聽！我二話不說，馬上掩牌——

傑瑞：什麼是天聽？

山豬：你們他媽專業一點好不好？

小恬：不要理他們。

山豬：我牌一蓋就站起來周遊列國，看看其他人的底牌，

哪曉得等我走到他老哥後面的時候，他居然也掩牌不讓我看，還說：「媽了個屌，不要走來走去好不好？」我當場就火了，告訴他：「掩牌看牌是天經地義的事，不要輸了一點小錢就這麼沒風度。」我才剛說完，他嘩然站起，兩手一拉，把整張牌桌給掀了。麻將唏哩花啦撒了滿地，現金到處亂飛，局面就他媽這麼鬧開了。

小恬：是他哥哥不對。

山豬：話說的沒錯，但我也有錯。我山豬就是一輩子學不會，風光的時候囂張的德行讓我自己看到都想吐。現在你們看看我的處境，剛好應驗了一句台灣話：「囂張沒落魄久」。

大牛：不要這麼說。

傑瑞：其實也沒什麼。

山豬：不用安慰我。整件事讓我感到悲哀的，不是為了一副牌和哥兒們幹架，而是我們幾個朋友從前是buddy、buddy，現在也沒什麼深仇大恨，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幾年卻快要變成了路人。唉！大牛，你放心，改天我提起了勇氣，一定主動跟你老哥道歉。

大牛：我老哥失蹤了。我們只知道他人在花蓮，但沒有人知道在花蓮哪裡。

山豬：這說不定是好事。台北不適合他，也不適合我。我得走了。

山豬往玄關的方向走。

傑瑞：山豬哥，如果不嫌棄的話，能不能幫我修馬桶？

山豬：只是臭了點，我怎麼會嫌棄？就這麼說定了，待會交完班我馬上過來。

傑瑞：你會很快嗎？如果很快，門靠上就好。

山豬：沒問題。

山豬往外走，大牛也跟過去。

山豬：不必送了。我不是客人，我是警衛兼修馬桶的。

大牛還是陪著山豬走出去。

小恬：聽了讓人覺得好感傷喔。

張飛：大牛本來是不打算跟他相認的嗎？

傑瑞：不管了。倒數計時快要到了，可是氣氛都還沒high到該有的進度。都是我的錯。來，大家拿起你們的酒杯。

幾人紛紛找尋自己的杯子，傑瑞從吧台拿著酒瓶，來回倒酒。

傑瑞：來，乾杯！讓我宣布：Party 正式開始！

大家一飲而盡，但波羅是最後一個。

波羅：反正地球都暖化了，過敏又算什麼？

波羅說完海派地乾杯。

張飛：你還好吧？

小恬：他今天晚上特別有社會意識。

張飛：講到社會意識，小開，我有一件事要質问你。

波羅：不要叫我小開。

張飛：你就是小開，哪天你自己賺大錢，我才叫你大開。

傑瑞：那我算不算是大開？

張飛：大開不會家裡擺著 "ai-key-ya" 的傢具。波羅，既然有人提到社會意識，我要问你——

傑瑞：對不起，party 上不談社會意識。

波羅：什麼是社會意識？

小恬：你們知道「小開」這個說法是怎麼來的嗎？

張飛：對不起，我在講社會意識，跟「小開」的說法有什麼春天關係？

傑瑞：這跟春天有什麼關係？

突然傳來韋瓦第的《四季》，所有的人物環顧四周，搞不清這是哪門子的音效。

燈光轉換，底層暗場，所有演員靜止不動。

樓台區燈亮，燈色幽微：山豬和大牛從套房內走出。

這個區域變成山豬在地下室棲身的所在。

音效壓低，持續數秒後，漸漸消失。

大牛：豬哥還蠻有雅興的嘛，聽古典音樂。

山豬：這應該是老化的徵兆。

大牛：我最近也覺得老了，沒事會哼著小調，而且居然是〈桃花江〉。

山豬：你不是很本土嗎？怎麼會哼起〈桃花江〉？

大牛：我也搞不懂，最近有點精神分裂。  
山豬：你上次在電視上剪黨證的那一幕我看到了。  
大牛：不提了。  
山豬：穿幫了。  
大牛：我知道。  
山豬：演戲的祕訣就是讓別人不知道你在演戲。  
大牛：不提了。  
山豬：好，不提。  
大牛：怎麼沒看到棒球棒？  
山豬：收山了。被我掛起來，警惕自己。

山豬走到門檻處，用力拉暗藏好的另一扇門：門上掛著一個球棒。

山豬：混得不錯嘛，跟一堆有錢的少年家攪和在一塊。

大牛欲言又止。

山豬：怎麼啦？  
大牛：豬哥，其實我混得很不好。今天來主要是想跟 Jerry 借錢，可是我才要開口他就故意岔題。  
山豬：借錢我很有心得：還沒開口就被打斷，八成是沒指

望了。

大牛：剛才看到豬哥，百感交集，心裡一陣溫暖。

山豬：唉，同是天涯淪落人啊。

大牛：我比你更慘，不但兩袖清風，還一屁股債，整個人只剩下這件西裝還算稱頭。

山豬：那更要避免跟有錢人攪和。有錢人的眼裡只有有錢人，你懂我的意思吧？我真搞不懂，除了那個張飛以外，你跟那幾個雞歪有什麼可以聊的？聊得出一朵花嗎？

大牛：不要說一朵花，連一根草都有困難。

山豬：你怎麼認識傑瑞那痞子的？

大牛：我給了他第一份工作。

山豬：那個傑瑞我怎麼看怎麼他媽的不順眼，很想扁他一頓的我操。不要誤會喔，我不是因為他有錢忌妒他。這BK長得人模人樣的，全身上下都是名牌，看他跟人應對也是，怎麼說——

大牛：斯斯文文。

山豬：對，斯斯文文。他那一票朋友也跟他一個德行，溫文儒雅的我操。好像這幾年台灣偷偷設立了一個斯文工業區，專門製造出這一票 fucking 尖頭曼。可是這些人我怎麼橫看直看就覺得冷冰冰的。我告訴你，Armani 蓋不住他們的兇狠，溫文儒雅藏不住他

們的無情。你知道嗎，傑瑞這傢伙每天這樣出門進門，可就從來沒正眼瞧過我一次。

大牛：哎，有錢人嘛。

山豬：所以啊，你跟這種人有什麼好哈拉的？

大牛：也只能哈拉咯。

山豬：哈拉什麼呢？

兩人轉身，看著台下，彷彿是觀眾。

燈光變化，客廳區域燈亮：回到先前的場景。

傑瑞：來，大家乾杯！讓我宣佈：Party 正式開始！

大家一飲而盡，但波羅是最後一個。

波羅：反正地球都暖化了，過敏又算什麼？

波羅說完海派地乾杯。

張飛：你還好吧？

小恬：他今天晚上特別有社會意識。

張飛：講到社會意識——（對著波羅）小開，我有一件事

要質問你。剛才大牛提到花蓮，我才想到一件事。

我昨天怎麼會在電視上看到你？

傑瑞：幹，我也看到了。（對著波羅）居然沒找我！

小恬：記者也有訪問我，張姊，你有沒有看到？

張飛：有。照到你的肩膀。

小恬：啊，害我 pose 擺了半天。

波羅：（酒喝多了，半帶挑釁）酷吧？

張飛：酷歪了。小恬的肩膀更是美呆了。我不懂的是，你們一群有錢的閒人開著名車，相約跑到花蓮拉風也就罷了，幹嘛還找電視來報導？還有，為什麼要戴墨鏡？是耍酷呢，還是怕別人發覺，鏡片後面沒有眼珠子，眼珠子後面沒有靈魂？

波羅：有這麼嚴重嗎？

傑瑞：（對著波羅）好賤喔，記者一定是你找的，不然怎麼會訪問你。

張飛：你很羨慕是不是？

傑瑞：幹嘛不羨慕，有機會秀一下啊。

張飛：秀什麼春天啊？開個名車就有春天可以秀嗎？

傑瑞：這根春天有什麼關係啊？

傑瑞講完後，幾人以為韋瓦第的音樂會再度出現，個個張望四周，結果沒有音效。

張飛：嗯，我講到哪裡？喔，對，我的意思是：你們需要這麼囂張嗎？我不想講噁心話，說台灣有很多人每天吃泡麵過日子，說有很多人一個月靠幾千塊在養一個家——

波羅：張姊，你說你不想講那些噁心話，不過你都講了。

傑瑞：很多報導其實都是假的。

張飛：好，不說那些，說別的。媽的，倒酒來。

波羅拿起茶几上的酒瓶，幫張飛倒一杯，也幫自己倒一杯。

小恬：唉，地球暖化。

波羅：（對著小恬）這時候才「地球暖化」，來不及了。

小恬沒想到波羅會這樣回答。

小恬：（問傑瑞）洗手間在哪裡？

傑瑞：（指著通道）這邊，走到底，左邊最後一間。

小恬走出視線。

張飛：你今天怎麼這麼能喝？

波羅：今天豁出去了。你要談什麼，我跟你談！

張飛：太好了，這才有 party 的氣氛。

波羅：我開名車你不爽是不是？

張飛：你開你的名車，關我什麼春天碼事？你們愛怎麼秀，隨便你們怎麼秀。我只是覺得你們至少要有點，有點，怎麼說，有點格調吧。我昨天在家從電視看到你們這些人，男的穿得很名士，女的穿得很名媛，還在鏡頭面前耍酷，一副「開名車沒什麼了不起，家裡還很多台」的死樣子，我就一肚子火，內心一直吶喊「找個人給我掐！找個人給我掐！」，可惜旁邊沒有人，我又不能掐電視。

波羅：我家裡有錢沒有罪吧，對不對？我開名車本身也是沒罪的，對不對？電視台不是我叫的，他們自己要來不關我的事；記者要訪問我，我就給她訪問，車子又不是偷來的、搶來的，我有什麼好躲的？台灣經濟蕭條是我造成的嗎？不是。我老爸有錢，是我的錯嗎？不是。這一切的一切，包括昨天，我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

傑瑞：絕對不要道歉。每年總是有人批評我們公司，說什麼台灣這麼慘了，為什麼尾牙要辦那麼大，還讓電視來採訪。我想說的是，公司明明業績很好，員工又那麼多，尾牙能不辦大嗎？搞清楚一件事：這幾年台灣的經濟是我們在撐的！

張飛：你們根本聽不懂我在講什麼。沒有人怪你們有錢，你們家的馬桶要灌黃金，我沒話說，你們的屁眼要鑲鑽戒，我也沒話說。可是一旦你們在眾目睽睽之下，把褲子脫下來，把屁股撥開，秀給大家看，我就想掐人了。我在你們的愛現裡面，感覺不到你們和這個社會的連結，好像是完全切割的兩個世界。你們是你們，社會是社會。

傑瑞：我倒希望真的能切割開來。

張飛：天啊，我沒聽錯吧？

波羅：我知道了，Jerry，張姊要我們感恩。

傑瑞：感恩？感恩的台語怎麼講？

波羅：肛溫。

傑瑞：你有肛溫嗎，波羅？

波羅：剛量過，36度半。

張飛：氣死老娘了，你們兩個。找個人給我掐！

張飛做出掐人的動作，兩個男人躲著給她追。

張飛：找個人給我掐！

剛好小恬從通道走出，張飛掐住小恬的脖子。

小恬：阿！救命啊！

樓台上的大牛講話了。

大牛：停！

他一出聲，樓下的人馬上僵在原地。

山豬：怎麼啦？

大牛：豬哥，你把有錢人想得太心虛了。

山豬：喔？

大牛：有錢人從來不會為了有錢辯護，他們認為那是天經地義的事。你看人很準，Jerry是個狠角色，將來的台灣就會落在他這種人手上。至於，波羅這傢伙嘛，是另一個物種：年輕、有錢、很膚淺。他為什麼這麼膚淺沒有人知道。這牽涉到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是先膚淺才有錢，還是先有錢才膚淺？無解，這是無解的大哉問。

山豬：但是答案呼之欲出。

大牛：什麼答案？

山豬：那就是，世界上最可悲的莫過於沒錢又膚淺。

大牛：你這不是在講我嗎？

山豬：是嗎？好了，再扯下去這齣戲演不完了。

大牛：那我上去咯。

山豬：你先走，我隨後就到。

大牛往左側走。

山豬：走錯方向了。那邊通往樓中樓的下層，這裡現在是地下室。你得從這個門出去，再從另一邊上場。

大牛：抱歉，抱歉。

山豬：專注一點好不好？

大牛：這能怪我嗎？這個劇本飄來飄去的，一下子來真的，一下子來假的，你要我怎麼專注？

山豬：不要問我，我只是個無辜的演員。快下去吧！

大牛走出門後，山豬逗留了幾秒後也跟著出去，關上門。

底層的演員恢復意識：張飛仍掐著小恬。

小恬：阿！救命啊！

張飛：只要你答應不要再講了，我就放手。

小恬：好，我答應。

張飛放手，小恬趕緊走遠。

傑瑞：不行，小恬，你沒講完不行。我要聽。

張飛：你不要鼓勵她好不好？

小恬：那你要保護我喔。

傑瑞：我保護你。你講，我聽。

張飛洩氣地往沙發上一坐，發覺波羅醉了，倒向她。張飛把他推向另一邊，但波羅還是往她肩膀靠，只好任由他臥倒在沙發上，自己走向躺椅。

小恬：我剛才說到哪了？

張飛：不要再講了，已經死了一隻了。

傑瑞：沒關係，從頭來。

小恬：一般人都以為乳瑪琳比動物奶油還健康，其實是大錯特錯。本來美國人製造乳瑪琳，是為了把火雞養肥。

張飛：找個人把我掐了吧。

小恬：結果沒想到卻把火雞養死了。

傑瑞：哇，那不是ㄟㄨㄚ塞了嗎？

張飛躺下。

張飛：我需要個心理醫師。

小恬：為什麼這麼重要的資訊沒有人 appreciate 呢？

傑瑞：我 appreciate。

小恬：好。火雞死了，很災難對不對？可是他們不但沒有  
彳亍塞還大賺災難錢。那家公司把原來白白的  
乳瑪琳加上黃色色素，然後打廣告的時候說，這是  
「植物」奶油，比「動物」奶油還健康。

傑瑞：好賤喔！

小恬：其實你知道乳瑪琳和奶油的差別嗎？這很關鍵，你  
一定要知道。兩個呢，都有同樣的卡路里，但是根  
據醫學報告——

這時大牛剛好從玄關走進客廳。

大牛：我一聽到「醫學報告」就知道回來的不是時候。

作勢要往回走。

傑瑞：不要走，牛哥。聽一下，會救你一命的。

大牛留下來，做個無奈的手勢，走到吧台倒酒，然  
後走到沙發處，探視睡著的波羅。

大牛：他是睡著了，還是無聊到暴斃？

小恬：你們要不要聽嘛？

傑瑞：聽。

大牛：（同時）不聽。

小恬：聽好喔，根據醫學報告，乳瑪琳不但會增加體內的 LDL，也就是壞膽固醇，還減少體內的 HDL，也就是好膽固醇，而且食用者增加了五倍得癌症的機率，而且，而且，這個最 **shocking**，聽好喔，乳瑪琳只差一個分子就會變成塑膠！

傑瑞：我靠！

波羅醒過來。

波羅：警報解除了嗎？

大牛：你活過來了啊？

波羅：死而復生。

小恬：哼！

張飛以手撐住頭，側身講話。

張飛：小恬，以上寶貴的資訊一定是從 Yahoo 知識家上面背下來的吧？

小恬：我不需要背，這種東西我過目不忘。

張飛：你有沒有查證過？

小恬：查證什麼？

張飛：你怎麼知道它是可靠的？

波羅：讓我再死一次吧。

波羅再度倒下。傑瑞和大牛坐在吧台高椅上看戲。

張飛：過來，小恬。

小恬：幹嘛？

張飛把小恬拉到躺椅，要她坐下。

張飛：躺下來。

小恬滿臉疑惑，但是照做。張飛坐在圓凳子上。

張飛：你比我需要心理醫生。

大牛：你那張躺椅還真好用。

傑瑞：我應該收費的。

張飛：Yahoo小姐，每個人都會上網，每個人的信箱每天都收到一堆垃圾，只有你把垃圾當聖經來佈道。

小恬：有什麼不可以嗎？

張飛：非常不可以，因為你來者不拒。根據長年的觀察和專業的判斷，你不是地球人，你來自沒有地心引力的月球。

小恬：耶！我是月球人！（邊唱邊做展翅的動作）"I believe I can fly."

聽到這，波羅如殭屍般嘩然站立，也跟著唱起來。

波羅："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張飛：這兩個需要送醫院。

張飛站起來，小恬坐起來。

傑瑞：哇，難得看到張姊被打敗。

張飛：好，讓我舉個例子，做最後的努力。小恬，假設今天有人說喝咖啡可以減肥，好，我開始一天喝三十杯咖啡，明天有人說喝咖啡使人皮膚老化，好，我只好貼著面膜喝咖啡，後天有人告訴我喝咖啡容易得胃潰瘍，好，我每喝一口咖啡，就喝一口胃乳，大後天又有人說胃乳吃太多反而更容易得到胃癌，這一來，你要我怎麼辦？一邊喝咖啡，一邊喝胃

乳，一邊照胃鏡，臉上還貼著一張鬼臉？

小恬：其實，張姊，最近有一個新的減肥祕方。

張飛：我不是在講減肥。

小恬：當然，如果你生在唐朝，你就不必減肥了。你知道嗎，在唐朝的時候——

張飛：（幾乎用吼的）我知道我在唐朝是個大美女！

波羅：對不起，我有話要說。

以下波羅講話時，不時用食指和拇指輕拂著臉頰或鼻樑。

波羅：基本上呢，我認為，生活在無重力的空間沒什麼不好的。其實，基本上——

張飛：你皮膚過敏嗎？幹嘛一直摸臉？

波羅：你注意到了喔？太屌了！這是我最近學到的。我在看奧斯卡金像獎的時候，發覺到男演員講話的時候，會邊講話邊摸臉，看起來很 gentleman，很有味道。我來示範，誰要幫我？

小恬：無聊！就想搶舞台。

傑瑞：我來！

波羅：好，你訪問我，問我得獎的心情怎樣。

兩人走到天窗前：傑瑞扮演記者，以酒瓶充當麥克風。

波羅：假裝這是個大螢幕，正在播我得獎的影片。

傑瑞：克魯尼先生，請問得獎的滋味如何？

波羅把酒瓶拿過來，把它當作小金人。以下他講話時，空著手的那隻一下子放進口袋，一下子抽出摸摸臉頰和鼻尖。

波羅：「哇，不敢相信，我好像飄在雲端。原來，這小傢伙長這個模樣。哦，Well，受到同儕的肯定，you know，真是極大的殊榮，」怎樣？酷吧？

傑瑞：實至名歸。

波羅非常得意，原地急轉一圈，卻發覺頭有點暈。

張飛：你確定不是過敏？

波羅：完了，我醉了。

小恬：Jerry，我可以用你的電腦嗎？

張飛：這時候用什麼電腦？

小恬：我有一封重要的信要寫。

傑瑞：是嗎？

小恬：是的，過了十二點就失去時效了。

傑瑞帶著小恬走到電腦那，幫她解除鎖定，之後起身，請小恬坐下。

傑瑞：請用。

小恬：謝謝。

小恬坐下，開始打字。傑瑞走開，但注意力不曾離開小恬。大牛也很好奇，找機會和傑瑞使眼色。

山豬上場：一手提著工具箱，另一手拿著通馬桶的真空式疏通器。他拿疏通器的方式有如手拿棒球棒，把它靠在肩膀上。

山豬：聖誕老公公帶禮物，我山豬帶這個。

山豬抬起疏通器，在空中揮舞。

波羅：我正好需要那個，麻煩你把它放在我嘴巴，用力一吸。

山豬：不太好吧，這個是要東西下去的，不是讓它上來。

張飛：你去吐一下就好了。

波羅：我不想吐，吐了更難過。

張飛：去，這是規定，聽媽的話。

波羅下場，幾乎是被張飛推出去的。

山豬也打算往樓中樓走。

大牛：（敷衍成份居多）需要我陪嗎，豬哥？

山豬：通馬桶搞什麼浪漫，還需要人陪？

張飛：我陪你去。

山豬：好啊。

兩人走出視線，舞台上只剩下三人。這時，小恬顯然已寫好信送出了，很戲劇性地蓋好電腦，站起來，走到天窗那。

不曉得是氛圍到了，還是要舒緩充滿懸疑的張力，大牛不自覺地哼起小調。

大牛：「我聽得人家說／說什麼／桃花江是美人窩，桃花千萬朵，比不上美人多／不錯，果然不錯／我每天

踱到那桃花林裡頭坐，來來往往的我都看見過／全都好看嗎／好！那身材瘦一點兒的偏偏瘦得那麼好／怎麼樣的好啊？」

大牛唱到一半時，山豬和張飛已出現在樓台，兩人走進套房，關上門。

期間，傑瑞走到躺椅邊去看電腦。小恬一直站在天窗前往外看。

等大牛唱完時，套房門打開，走出摀著鼻子的張飛，山豬出現在門檻處。

山豬：我看你還是待在外頭。

張飛坐在軟沙發，山豬走進套房，順手把門帶上。

張飛：不要關門。

山豬照做。

同時間，傑瑞看完了電腦，關機，蓋上。走到沙發處，自己倒酒，從他的表情看不出任何蛛絲馬跡。

大牛：這幾年台灣很瘋美國職棒。

傑瑞：是啊。

大牛：洋基好像變成了台灣的國隊。

傑瑞：是啊。

小恬突然轉身，往兩人的方向看，不知道在看哪一個，突然小恬展開雙臂，往他們的方向衝，傑瑞感應到了，雙手展開，向她衝去，沒想到小恬跟他擦身而過，讓傑瑞撲了個空，回頭看才知道，她衝向大牛。大牛也及時起身迎接小恬，兩人像火車對撞似地緊緊擁抱，熱吻時兩人各用一隻腳金雞獨立，另一隻腳糾纏在一塊。

傑瑞大為不解，攤開雙手，看著觀眾，似乎要他們評理。

燈光變化，三人走回原來的位置後，停止動作。

樓上的張飛開口了。

張飛：我真的是不甘寂寞，每年答應自己要一個人跨年，卻每年跑出來和大家一起殺時間。每次跟一堆醉醺

醺、又不熟的人在一起倒數計時，數到最後，3、2、1，我都有不祥的預感，好像在引爆什麼。不過這一次不同，我想趁今天晚上做個了斷。

山豬拿著疏通器，出現在門檻。

山豬：了斷？

張飛：不要緊張，我講的是跟過去做個了斷。

山豬：那就好。

張飛：你有沒有過一種經驗：有一天醒來突然發覺這輩子白活了？

山豬：我每天醒來都有這種感覺。

張飛：你努力工作，盡情享受。好像什麼都不缺，可是你卻不覺得踏實。就在這時候，你慌了，你不知道缺了什麼，可是你慌了。這不是辭掉工作，搬到花蓮，或是從此不再虛偽，不再妥協就可以解決的。

山豬：這種事最好不要去想。

張飛：這種事不想，還有什麼春天值得想的？

山豬：你跟春天有什麼過節嗎？

張飛：我喜歡秋天。

山豬：我剛好活在秋天。我這輩子做錯很多事，錯過了許多時機，對不起很多人。你說我白活了，我也承

認。這幾年，我漸漸學會了不跟別人吵架，尤其不跟自己吵架。我現在對人生的要求很謙卑，賞我一頓飯吃，給我一個屋頂，我就沒什麼好抱怨的。如果有個陌生人對我釋出善意，就像那個Maria一樣，看到我給我誠懇的微笑，和我聊上幾句，我就很滿足了。不行，越講越感性，馬桶還等著我呢。

山豬走進套房。樓下的人物開始講話。

大牛：這幾年台灣很瘋棒球。

傑瑞：是啊。

大牛：洋基好像變成了台灣的國隊。

傑瑞：是啊。

小恬突然轉身，看著兩人。

小恬：我想去買菸。

傑瑞：（問大牛）你沒有嗎？

大牛：我戒了。

小恬：我要抽涼菸。

傑瑞：要不要我陪你去？

小恬：不用，我想一個人。

小恬往玄關的方向走，傑瑞想跟上去卻躊躇不定，等小恬走出視線了，傑瑞還留在場上。

大牛：怎麼啦？

頓。

傑瑞：王建民的一半。

大牛：王建民的一半？我不懂。

傑瑞：我也不懂。小恬回信說，她今晚不打算跟波羅回去，想留在這裡。

大牛：那就是王建民啊。

傑瑞：只有一半，因為她還說了其他的事。

大牛：什麼事？

傑瑞：她喜歡我，因為我喜歡聽她講話。但是，她不愛我。

大牛：這還好吧。

傑瑞：本來還好，但是她又多提供了一些我不想知道的資訊。

大牛：什麼資訊？

傑瑞：她愛上了一個人，可是那個人很討厭她。

大牛：啊？會是誰呢？

傑瑞：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你。

大牛：什麼啊！你不要開玩笑了。這是不可能的事嘛！

傑瑞：誰曉得？這種事誰曉得。小恬怎麼會看上波羅，我怎麼會看上小恬，張姊怎麼會看上山豬——

大牛：啊？

傑瑞：你還看不出來嗎？

大牛：胡說八道，他們才剛認識。

傑瑞：小恬怎麼會看上你，這種事誰曉得？說不定你們每一次的鬥嘴其實都是在打嘴炮。說不定，賭爛和暗哈是同一件事。

大牛：暗哈？我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

沉默。兩人若有所思。

大牛：你打算怎麼辦？

傑瑞：她要我倒數計時的時候給她答覆。

大牛：又是暗號？

傑瑞：她沒指定暗號，要我想辦法讓她知道答案。

大牛：靠，今天真是暗號之夜。

頓。

傑瑞：我不跟人分享。

頓。

傑瑞：她不需要告訴我，她愛上了別人。

大牛：你愛她嗎？

傑瑞：這不是重點。她破壞了起碼的幻覺。

大牛：你這不是自打嘴巴嗎？你剛才還在說，什麼都是演戲，一切都是姿態，連自殺都有作假的成份，這個節骨眼你倒期待要有幻覺？

傑瑞：真實死了，幻覺也沒了，我們還剩下什麼？

大牛：說不定給那個荷蘭女人說中了。除了錢財和食物，我們什麼都不相信。

頓。

大牛：Jerry，我最近手頭有點——

傑瑞：牛哥——

大牛：困難。

傑瑞：十萬可以嗎？

大牛：（有點愣住）謝謝。

傑瑞：但是，牛哥，希望你了解。這是最後一次了。

大牛看著傑瑞，沒想到他會這樣說，

波羅走出通道。

波羅：我吐不出來。

停頓：樓上的張飛及樓下的兩人看著波羅。

山豬走出套房。

山豬：我通不下去。

長一點的停頓：所有的人看著山豬。

小恬走進客廳。

小恬：我走不出去。

最長的停頓：所有的人看著小恬。

傑瑞：怎麼會呢？

小恬：門怎麼按就是按不開啊。

傑瑞：Sorry，我忘了給你密碼。沒有密碼，我們這裡是進不來也出不去。

他們倆對話期間，山豬和張飛已走下樓來，相繼出現在客廳。

山豬：對不起，功力不夠，沒有通成。

傑瑞：沒關係，這樣多少？

山豬：無功不受祿，不用錢。

傑瑞：這樣不行，至少讓我請你喝一杯酒。

山豬：好啊，反正我也下班了。

傑瑞：紅酒可以吧？

山豬：紅酒啊？對不起，我不喝紅酒。

大牛：豬哥認為紅酒只會讓大便變黑。

山豬：現在不宜提到那個東西。

大牛：有沒有啤酒？

傑瑞：沒有。

山豬：沒關係。我走了，不耽誤你們倒數計時。

山豬往玄關處走，張飛很想把他留下來，又不想做得太明顯。

小恬：好想抽菸喔。

山豬：欸，我這兒有菸。

小恬一聽，精神一振。山豬放下工具，從口袋拿出菸包，給她抽一根，也給自己一根。

山豬拿出打火機，準備幫小恬點菸時，被大牛制止。

大牛：豬哥，我來。

大牛畢恭畢敬地先幫山豬點菸，雙手闔上點火，山豬也雙手闔上接火，兩人進行了一段男人之間的點菸儀式，看得傑瑞和波羅目瞪口呆，但張飛笑了。

小恬：喂，該我了。

大牛接著幫小恬點菸，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一隻手伸出去，點火，小恬把菸刁在嘴上，傾身、嘟嘴，因身體一直搖晃，好不容易才把菸點著。

小恬：（吐菸）好棒喔！

波羅：抽菸有什麼好的，我永遠搞不懂。

小恬：可惜不是涼菸。

老煙槍的山豬聽到「涼菸」時突然噙到。

山豬：（猛咳之後）千萬不要在我這個老男人面前提到涼菸。

小恬：為什麼？

山豬：因為……它會……讓……

小恬：喔，那個啊，其實抽涼菸會使男人那個那個，其實都是神話。根據一個醫學報告——

其他人一看小恬又要提供資訊了，趕緊把話題岔開。

大牛：喝酒，喝酒。

張飛：趕快把酒倒在她嘴巴裡面。

波羅：我也再來一杯！

趁著他們起哄、倒酒時，山豬提著他的東西，默默走出客廳。

傑瑞為他們一一倒酒。最後幫小恬倒時，動作放慢，兩人深深地互看了一眼。

這時，張飛才注意到山豬離開了，不自覺地往玄關那走。

張飛：怎麼沒有人留他呢？

傑瑞：你說那個警衛啊？

張飛：我才要留他下來，一轉眼人就不見了。

傑瑞：不太好吧。

波羅：不太好。

張飛：有什麼不好的？

小恬：除非我們要打麻將，不然我不知道——

傑瑞：他跟我們味道不合吧。

波羅：（模仿山豬）「他媽的，你們專業一點好不好？」

張飛：欸，你們這些人是怎麼搞的？

張飛轉頭看著大牛。

張飛：大牛？

大家看著大牛，大牛遲疑良久，彷彿在做人生重大決定。

傑瑞：看你意思，牛哥。你怎麼說我怎麼做。

大牛：這……這是傑瑞的家……我沒意見。

這時，張飛對他徹底失望。

波羅：喝酒！祝我明天腫得像西瓜！

除了張飛外，其他三人也跟著舉杯。

三人：西瓜！

傑瑞：（看手錶）各位準備，時間快到了。我得老實說，今晚的 party 有幾度差點崩盤，半路還殺出了一隻山豬，身為主人，我非常抱歉，但是——

張飛：對不起，我要講一件事。

傑瑞：時間快到了啦！

張飛：聽我說。我們是朋友吧？大家會在一起倒數計時，這表示我們之間應該有些連結的東西吧？不可能只有紅酒、名車跟乳瑪琳吧？拜託，讓我講完，我今天醒來就覺得不對勁，照鏡子的時候，我發覺裡面的那個人不是我。

傑瑞：張姊。

張飛：有沒有人像機器一樣按部就班了一輩子，有一天醒來檢查零件，發覺一個都沒少，就是少了靈魂？除了小恬，其他人齊聲抱怨，覺得她扯太遠，很殺風景。

小恬：沒關係，你只少了21公克。

張飛：你在說什麼啊？我認識你嗎？我們是朋友嗎？我知道講靈魂太抽象，可是我找不到更好的字眼能把我一直感受到的疏離，一種頭重腳輕……好像意識飄離了身體……好像是站在懸崖往下看，你人還在上面，卻發覺看到自己的屍體躺在下面……

波羅：我的天啊！

傑瑞：這時候搞表白，是不是太戲劇性了點？

張飛：誰跟你在演戲？我沒有在演戲。各位，我今天差點做了一件蠢事……剛才——

傑瑞：沒有時間了，拜託等一下再說。各位，繫好安全帶，準備最後的衝刺。豐收的一年要過去了，我們期待另一個豐收……我們之所以會在一起倒數計時，它本身就是一件……一件，you know，它本身就不是，不是一件……隨便的事。（看錶）等我訊號，等我訊號……10、9……

波羅跟著一齊倒數。

波羅：9、8、7……

大牛和小恬先是看著張飛，有點遲疑，但受氣氛感染，也接著倒數。

及此，所有的人開始用慢動作完成倒數。

大牛：6、5、4……

小恬：（同步）6、5、4……

張飛沒有加入倒數，先是看著他們，然後以正常的速度走向玄關，走出視線。

四人：3、2、1！

倒數完後，回復正常速度。

四人：Yeh！Happy New Year！新年快樂！

幾人擁抱，順序如下：

波羅和傑瑞擁抱；大牛和小恬擁抱。

波羅和大牛擁抱；傑瑞和小恬擁抱。小恬似乎在等傑瑞的訊號，但後者在短暫的遲疑後並沒給她任何暗示。

小恬和波羅擁抱，兩人形式地親了嘴。

小恬：新年快樂。

波羅：新年快樂。

同時，大牛和傑瑞擁抱，大牛以手勢詢問傑瑞，意指他為何沒有行動，傑瑞只是攤攤手。

擁抱儀式過後，傑瑞拿起他的酒杯。

傑瑞：波羅！

波羅也拿起他的酒杯。

波羅：Jerry！

傑瑞：喝畢魯啦！

波羅：救台灣啊！

小恬看在眼裡，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原本已舉起酒杯、等著跟他們互敬的大牛聽到這，失望至極，喪氣地放下杯子。

小恬：牛哥！

小恬走到大牛面前。

小恬：新年快樂！

大牛：新年快樂！

突然，小恬抱緊大牛，給他深情的熱吻，大牛也回敬她同樣的迫切。兩人進入忘我之界，各自金雞獨立，懸空另一隻腳糾纏在一塊。

波羅冷眼看著，傑瑞從後方拍他肩膀。小恬轉身挑釁地看著他們。

小恬：有意見嗎？

波羅：沒有。

傑瑞：沒有。

大牛還在回味。

大牛：完全沒有。

傑瑞：放煙火了！

四人走向天窗，往外看。

小恬：要從這個角度才看得到。

四人走到舞台最下方，斜著身子看煙火。

天窗出現五彩繽紛的顏色。

這時，套房的門被打開：走出張飛和山豬，後者披著暗綠色的軍毯。

山豬：請進。今天我這個豬窩還真熱門。

兩人並肩站在欄杆處，看著天窗。

張飛：新年快樂。

山豬：新年快樂。

兩人持續看著天窗。這時，樓下的四人轉身看著樓台上的兩人。

張飛突然在山豬的臉頰上輕輕地吻了一下。

張飛：謝謝。

山豬維持鎮定，但幾乎臉紅了。

山豬：謝謝。

兩人站在一起，看著前方。

山豬：這一下，足夠撐到明年。

兩人持續看著天窗，照映在上面的色彩更加豐富。  
其他幾人轉身，面對天窗。

山豬：我們在看什麼？這裡是地下室，什麼都看不到。

燈漸暗。

全暗。

— 劇 終 —